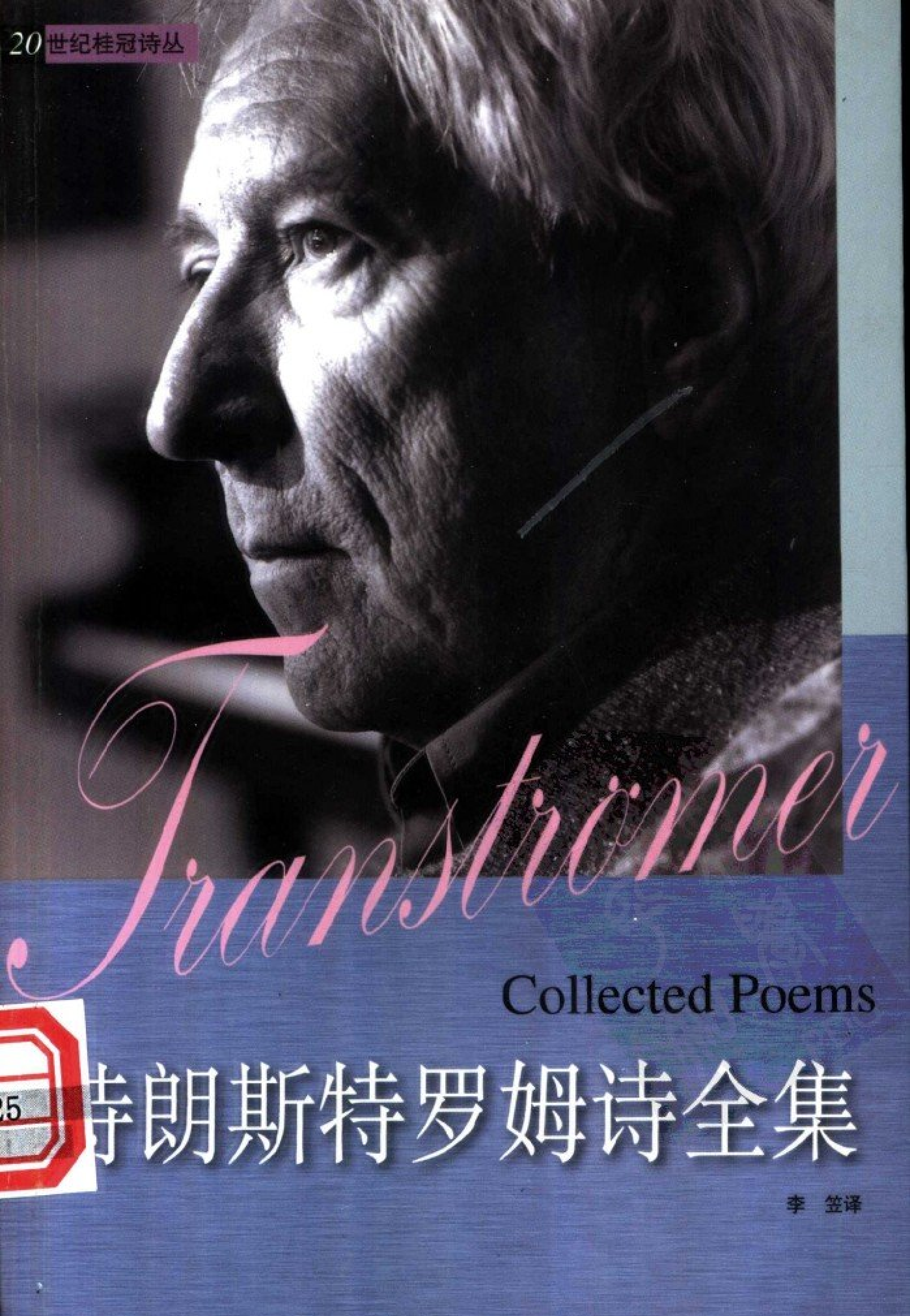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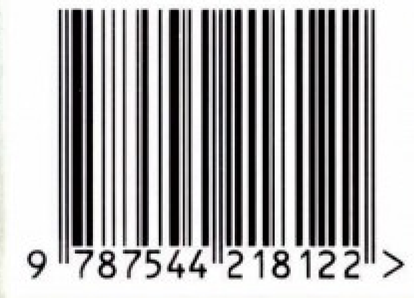

20世纪桂冠诗丛
Tranströmer
Collected Poems
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
李 笠译




ISBN 7-5442-1812-0





定价 20.00元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像



特朗斯特罗姆与译者李笠合影

译者序

（一）

现代诗人，很少有人像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mer，1931—）那样把诗写得如此精炼、精确、精妙、精彩。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凝练艺术的范例。他的每首诗几乎都值得细读、欣赏和借鉴。

从1954年到今天，特朗斯特罗姆一共发表了163首诗。他的诗已被译成47种语言（仅英文就有二十来种版本），而研究他作品的专著已超出他作品页数的千倍。

1984年，《美国诗评》指出欧洲诗的质量超过美国时，在列举了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蒙塔莱等代表诗人后，认为特朗斯特罗姆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尤其是美国。

布罗茨基、北岛以及其他诗人都写过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赞美诗。

布罗茨基说：“我偷过他的意象。”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二）

特朗斯特罗姆1954年发表处女作《17首诗》，轰动诗坛。四年后《途中的秘密》使他成为影响瑞典诗坛的诗人。以后他差不多每四年发表一本诗集。1990年患脑溢血后，在右半身瘫痪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创作。

特朗斯特罗姆常常被称做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尤其早期的诗，往往采用一连串意象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并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他擅长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把技术词汇运用到诗歌的神圣领域——自然和艺术中去，诸如："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像一座骑士的雕塑"……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喜欢从日常的生活着手：如乘坐地铁、在咖啡馆喝咖啡、夜间行车、林中散步等等。他总是用精确的描写，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然后突然更换镜头，让细节放大，变成特写。飞逝的瞬息在那里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并散发"意义"，展露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远变成近，历史变成现在，表面变成深处。

> 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是一道投在物和词之间的明亮的彩虹，一个变幻的宇宙。

沼泽中低矮的松树高昂着头：一块灰暗的破布
但你看见的根本无法与树根
相比，那向四方扩展，悄悄爬动，不死或半死的
根部

我你他她与枝杈般伸展
在愿望之外
在都市之外……

——《几分钟》

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始终在讲述这些隐秘的现实世界，它们在描述“权力”占领生活中墙之间的空隙时，表达了对这一状态的内心感受，即，封闭的自由在缺少行动时，必须向内心、向具有色彩和童年的下意识寻求。

特朗斯特罗姆最独特的才能是对意象——诗的最大奥秘的处理。他被称做“隐喻大师”。当读到“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地生长”，我们不禁想到中国的唐诗，并身临“鸟鸣山更幽”的境界。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使神秘突然降至，无形的变得有声有色，可触，可及。诗人仿佛在说：世界是密码，读它！破译它！

（三）

1990年7月。我和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波罗的海的龙马屋（Rumma■）岛上。

问：你受过哪些作家影响？

答：很多。其中有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艾吕雅和瑞典诗人埃克罗夫。

问：你认为诗的特点是什么？

答：凝练。言简则意繁。

问：你的诗是否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答：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

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画接近。我喜欢画画，少年时我就开始画素描。

问：你对风格是怎么看的？

答：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

问：你的诗，尤其早期的诗，试图消除个人的情感，我的这一感受对不对？

答：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息情绪”就完了。

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息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

问：有人认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诗人，你是怎样看的？

答：也有人认为我的诗缺少智性。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

东西，和梦是手足。很难把内心不可分的东西分成哪些是智性哪些不是。它们是诗歌试图表达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非此即彼。我的作品一般回避寻常的理性分析，我想给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

问：诗的本质是什么？

答：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李笠，2000年6月，罗马

目　录

途中的秘密（1958）

半完成的天空（1962）

音色和足迹（1966）

看见黑暗（1970）

小　　路（1973）

波罗的海（1974）

真理的障碍（1978）

野蛮的广场（1983）

为生者和死者（1989）

悲哀贡多拉（1996）

17首诗（1954）

序　曲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
摆脱令人窒息的旋涡
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
万物燃烧。他察觉——用云雀飞翔的
姿势——稠密树根
那无数盏灯在地底下摇晃。但地上
苍翠——以热带风姿——站着
举着手臂，聆听
无形的抽机的节奏。他坠入夏天，坠入
夏天眩目的坑洞，坠入
在太阳火炉下抖颤的
湿绿脉管的棋盘。于是停住
这穿越瞬间的直线，翅膀张开
急流上鱼鹰的栖歇
青铜时代的小号
不安的旋律
悬挂在深渊上空

晨光中，知觉把握住世界
像手抓住一块太阳般温暖的石头

漫游者站在树下。当
穿过死亡的旋涡
可有一片巨光在他头顶上铺展?

风　暴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夜　晨

月的桅杆腐烂。帆皱折一团
海鸥醉醺醺飞过水面。渡口
沉重的四边形发黑。灌木
　　　　　　在黑暗中悬荡

走出房门。黎明敲打敲打着
大海的花岗岩大门，太阳喷吐着火
走近世界。半窒息的夏神
　　　　　　在水烟中摸索

复　　调

在鹰旋转着的宁静的点下
光中的大海轰响着滚动，把泡沫的
鼻息喷向海岸，并咬着自己的
海草的马勒

大地被蝙蝠测量的黑暗
罩笼。鹰停下，变成一颗颗星星
大海轰响着滚动，把泡沫的鼻息
喷向海岸

致梭罗的五首诗

一

又有人离开沉重的城市
那贪婪的石环。水晶清澈的盐
是海水，围攻所有真正的
难民的脑袋

二

寂静随缓慢的旋涡从大地
中心上升，生根，长大。用
树冠茂盛的阴影遮住男人
温暖的楼梯

三

脚随意地踢一只蘑菇，乌云
在天边扩散，树弯曲的根
像铜号吹出曲子，树叶
惊恐地飞散

四

秋天疯狂的逃亡是他的轻大衣
飘动，直到平静的日子
成群地走出灰烬和霜
　　　　　　　　在泉中洗脚

五

看到间歇泉逃离枯井的人
无人相信时，像梭罗一样
深深潜入内心的绿荫
　　　　　　　　狡猾，乐观

果戈理

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
脸，像一块大理石碎片
坐在信堆里，坐在
嘲笑和过失喧嚣的林中
哦，心脏似一页纸吹过冷漠的过道

此刻，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
瞬息点燃荒草
天空充满了蹄角，天空下
影子般的马车
穿过父亲灯火辉煌的庄园

彼得堡和毁灭位于同一纬度
（你从斜塔上看见）
这身穿大衣的可怜虫
像海蜇在冰冻的街巷漂游

这里，像往日被笑声的兽群围住
他陷入饥饿的利爪
但群兽早已走入高出树木生长的地带

人群摇晃的桌子

看，外面，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

登上你的火马车吧，离开这国家！

船长的故事

没有雪的日子，海
是山的亲戚，披着灰色的羽毛起伏
瞬间变蓝，和惨白如山猫的波浪
长时间在沙岸上徒劳地寻找栖地

沉船在这样的日子浮出海面，寻找
没入城市警报的船主，淹死的船员
被吹向陆地，比烟斗的青烟更轻

（北方有真正的山猫，长着尖爪
梦幻的眼睛。北方，岁月
二十四小时住在矿井里

那里，惟一的幸存者必须坐在
北极光的炉旁，聆听
那些被冻死的人的音乐）

节与对节

最后的环是神话的。那里划手
在闪耀的鱼背间下沉
离我们太远！当白天
陷入无风窒息的焦虑——
像刚果的绿影
用蒸汽罩住蓝色的男人——
当漂流的木块
在心脏缓缓延伸的河里
腾空跃起

突然的变化：被拴住的船身滑入
静息着的天体下的水域
黑色之梦的船尾
无可奈何地翘起，面对
浅红的海岸，被弃的
岁月下沉，迅速
无声——森林赶来
像雪橇的狗形的巨影
穿越雪地

愤激的沉思

风暴让风车展翅飞翔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着空虚——你
因同样的法则失眠
灰 鲨 肚 皮 是 你 那 虚 弱 的 灯

朦胧的记忆沉入海底
在那里僵滞成陌生的雕塑——你
的拐杖被海藻弄绿
走 入 大 海 的 人 返 回 时 僵 硬

石　　头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
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行岁月。深谷里
瞬息迷惘的举动叫喊着
从树梢飞向树梢，在
比现在更稀薄的空气中静哑，像燕子
从山顶
滑向山顶
直到它们沿着存在的边界，到达
极限的高原，那里我们
所有作为
玻璃般透明地
落到
仅只是我们自身的
深底

联　系

看这棵灰色的树。天空穿过
它的纤维，流入大地——
大地狂饮后只给留下
一朵干瘪的云。被盗的宇宙
拧入交错的树根，挤成
苍翠——这自由的瞬息
飞出我们的体内，旋转着
穿过命运女神的血液前进

早晨与入口

海鸥，太阳船长，掌着自己的舵
它下面是海水
世界仍打着瞌睡，像水底
斑驳的石头
不能解说的日子。日子——
像阿兹特克族的文字！

音乐。我被绑在
它的挂毯上，高举
手臂——像民间艺术里的
形象

静息，在溅起浪花的船头

冬天的早晨感到这地球
在向前翻滚。来自暗处的
风，呼啸着
撞击墙壁

被运动包围：宁静的帐篷
候鸟阵里隐秘的舵
一阵颤音
从昏暗中

飞出隐藏的乐器，像站在夏天
高大的椴树下，千百张
昆虫的翅膀
嗡嗡掠过头顶

昼　变

林中蚂蚁静静地看守，盯视着
虚无。但听见的是黑暗树叶
滴落的水珠，夏日深谷
夜晚的喧嚣

松树像表盘上的指针站着
浑身是刺。蚂蚁在山影中灼烧
鸟在叫！终于。云的货车
慢慢地起动

悲　歌

1

出发点！像一条战死的巨龙躺在
烟雾的沼泽，躺着
我们松林覆盖的海岸，远方：
两只汽轮从迷雾的梦中

呼唤。这是下层世界
平静的森林，平静的水域
兰花的手从松土中伸出
在另一头，远离这一航道

但悬挂在同一倒影之中：船
像云朵轻轻挂在自己的天空
围着它头部的水静止
不动，但风暴在席卷！

烟囱里的烟波涛般翻滚
太阳在风暴的手中抖动——风
狠狠地抽打登船者的脸

哦，朝死亡的左舷攀登

一阵突起的对流风，窗帘掀动
寂静如闹钟振响
一阵突起的对流风，窗帘掀动
直 到 听 见 远 处 的 门 关 上

在另一个遥远的岁月

2

哦，地面灰如柏克斯登男尸①的大衣!
岛在昏暗的水烟中飘浮
宁 静， 就 像 找 不 到 目 标 的 雷 达
一圈又一圈地旋转

有一条转瞬即逝的十字路
距 离 的 音 乐 相 互 交 融
万物汇成一棵茂盛的树
消失的城市在枝杈上闪耀

如 同 八 月 夜 晚 的 蟋 蟀， 这 里
处处都在演奏，如同
深陷的甲虫，被泥苔包围的游子

① 指在瑞典柏克斯登城发掘的一具14世纪的保存完好的男尸。

在这里酣睡。树汁

把他的思想运往星辰。山
的深处：这里是蝙蝠的洞穴
这里，挂着密集的岁月和行动
这里，蝙蝠收起翅膀酣眠

有一天它们将飞出去。这密集的一群!
（从远处看像渗出洞口的黑烟）
但这里弥漫着夏天的冬眠
远处是水声。黑暗的树上

一片叶子翻转

3

夏天的清晨，农民的耙
触到一堆尸骸和烂衣——他
躺着，而泥炭已经清理
他起身，踏上被照亮的道路

每个县都有金黄的种子
围着旧债旋转。田野
石化的头颅。漫游者走在途中
山用目光追踪他脚步

每个县都有射手的箭

在翅膀展开的午夜喧响
往昔在跌落时生长
比心脏的陨石更黑

精灵的遁逃使文章贪婪
旗帜猎猎作响，翅膀
围着猎物拍打。这自豪的征程!
信天翁在这里衰成

时间嘴里的云朵。文化是
捕鲸站，那里，陌生人
在白色墙面和游戏的孩子中漫步
但每一次呼吸都能嗅到

被绞杀的巨人的气息

4

天上的松鸡来去轻盈
音乐，我们影子里的无辜
如喷泉的水柱上升。群兽
因水柱而石化成百态

带着森林模样的琴弦
带着暴雨中帆模样的琴弦——
船在暴雨的马蹄下颠簸——
但内部，万向节处，欢乐

黄昏，无人拨弄的弦
奏出万籁静寂的世界
森林在雾中静立
水的苔原倒映着自己

音乐那喑哑的一半出现，像松油香
缠绕被雷击倒的松树
地底的夏天在每个人的怀里
路口处，影子脱身而去

向巴赫号角的方向奔跑
宽慰在恩赐中降临。把自我
的外衣扔在此岸。波浪
冲撞着，退回到一边，冲撞着

退回到一边

尾　声

十二月。瑞典是一艘被拖起的
破旧的船。它的桅杆
斜向黄昏的天空。黄昏比白天
更长——通向这里的路充满了石头：
中午时光出现
冬天的斗兽场拔地而起
被非现实的云朵照亮。刹那间
白烟从村庄
凶猛上升。云高远地垂挂
海在天树的根旁挖掘
走神地，仿佛在聆听什么
（一只看不见的鸟穿越灵魂
那背转的黑暗的半边，用喊声
唤醒睡者。折射器
开始转动，捕捉另一个时辰
这是夏：饱食光和溪流的山
嗷嗷叫喊，举起透明手上的
阳光……然后一切消失
如同黑暗中断裂的电影胶片）

此刻金星焚烧着云朵
树、篱笆、房屋在膨胀，在
黑暗无声的雪崩中成长
那靠夜的X光底片
过着轮廓生活的隐秘的
风景，在星光下变得越来越清晰
一个阴影拖着雪橇穿过房屋
房屋在等待

18点，风
像一队骑兵，轰响踏过
黑暗中村庄的小路。哦，黑色的
焦虑在怎样地喧嚣，平息！
被绑在静之舞中的房屋
站在这梦般的骚动中。风
一阵阵地飘过海湾
飘向甩动身体的开阔的水面
星星绝望地在空中招展
飞云让它们时隐时现，飞云
只有遮挡住光，才能
获得生存，就像缠住灵魂的
旧时的云朵。我
经过马道，听见轰响中
病马在踩踏大地
这是风暴中的起程，始于一扇
甩动的破门，始于

手中摆动的马灯，山里
惊叫的动物。起程，雷霆的声音
越过牲口栅，在电话线里
咆哮，在夜的瓦片上面
尖利地打着口哨，树
无奈地扔掉枝杈
一个曲子从风笛中飘出！
一个进军的风笛的曲子
轻松。一支浩荡的队伍。一座进军的森林
船头波涛汹涌，黑暗移动
陆地，水并肩行进。死者
已步入船底，他们与我们结伴
同行：一次海上游行，一次
不是逐猎而是平安的漫游
世界不停地拆除自己的
营帐。风在夏日攥住橡树的
船帆，把地球扔向前去
小湖黝黑的怀中，逃亡的睡莲
划动着隐秘的手脚
冰川期的石块滚入宇宙的大厅
群鸟在黄昏的光中
从地平线升起。古老的村庄
正走在途中，骑着季节喜鹊般
尖叫的轮子，向森林深处挺进
当岁月蹬掉脚上的靴子
太阳摇晃上升，树摇落身上的叶子

用饱满的风自由扬帆
针叶林的礁石在山脚下站着
但夏日温暖的波涛到来
缓缓地漫过树梢，作
短暂的休息，重新退回——
光秃的岸仍在。最后
上帝的精气像尼罗河，按照
不同时代文献统计的
节奏涨潮，退潮

但上帝万古不化
所以很少受注意
他从边沿横穿过进军的队伍

如船穿越迷雾
而不被雾所发现。寂静
信号是提灯淡淡的辉芒

途中的秘密（1958）

偏僻的瑞典房屋

一片黑色松树
一缕缕冒烟的月光
小屋深陷在此
仿佛早已死去

直到晨露喧嚣
老人打开窗子
——用颤抖的双手——
放出一只老鹰

而在另一个角落
站着新盖的木房
和蝴蝶般飞舞的被单
一起蒸发着水气

在这片垂死的林中
腐烂戴着树脂的
眼镜，阅读
蛀虫写下的记录

夏天携带着细雨
或一朵雷云
停在吠犬的上空
种子在地里蹬腿

愤激的声音，脸
在电话线里
用僵化的高速翅膀
飞越辽阔的沼泽

江中岛上的房屋
在哺乳着基石
一缕袅袅的青烟——有人
在烧森林的密件

雨在空中翻转
光在河里蜿蜒
悬崖上的房屋
看管着瀑布的银牛

一群翱翔的燕鸥
控制着秋天的黎明
灯光剧院里
人在僵硬地移动

让他们平静地认识

那对伪装的翅膀
和龟缩在黑暗里的
上帝的能量

他醒于飘过房顶的歌声

早晨，五月的雨。城市仍然宁寂
如山区的小屋。大街悄然无声。天上
飞机马达发出青绿色的轰鸣——
窗开着

沉睡者舒展身子躺在梦里。梦
变得透明。他活动起身子，开始
寻找出人头地的工具——几乎
在天上

天气图

十月的海在冷冷地闪烁
和它蜃楼的背鳍

不再有东西回想
帆船赛那白色的晕眩

村庄上空一片琥珀的光泽
所有的声音都在缓慢地流逝

狗吠声的楔形文字
在果园的空气中闪现

黄色果子智斗着树
让自己一一掉落

四种性格

一

审视的眼睛使阳光变成一根根警棍
晚上：底楼晚会的笑语
如梦般的花朵在地板上绽开

开往原野。黑暗。车好像停止不动
一只非鸟在星星的空虚中叫喊
患白化病的太阳站在翻滚的黑暗的湖上

二

有人像一棵拔起的树拍打着叶子
一道立正的闪电看见散发兽气的太阳
从翅膀沙沙作响的人世的礁石上

升起，随泡沫的旗帜穿行昼夜
和甲板上叫喊的水鸟以及
持去乱世船票的人们破浪向前

三

闭上眼睛能清楚地听到
海鸥那敲响大海辽阔牧区的星期天
一只吉他在灌木里拨弄，云朵悠悠

像飘过暮春的绿色雪橇
——用绑着的嘶鸣的光芒——
从厚厚的冰雪上滑来

四

同女友梦中震响的鞋跟一道醒来
窗外两堆雪如冬天遗忘的手套
太阳向城市抛撒着传单

路没有终点。地平线向前疾走
鸟在树上摆动，尘土绕轮子旋转
滚动的轮子在抗议着死亡

随想曲

埃尔瓦的天暗了下来：龌龊的棕榈树
火车汽笛
那飞奔的银白的蝙蝠

街上挤满了人
人群里急走的女人
用眼睛称量着最后的天光

办公室的窗子开着。仍能听见
马在里面踩踏
使用图章蹄子的老马

大街到午夜才空
办公室终于变蓝

天上：
静静的奔跑，闪烁，漆黑
无形，无束
甩掉了骑手：
一颗我称之为“马”的新星

午　睡

石头的降临节。用蹬腿的舌头
下午时分宇宙失重的城市
喧嚣光里的埋葬。鼓声压倒
被困锁的永恒那挥舞的拳头

鹰飞起，超越睡者
风车轮子像雷转动的睡眠
马蒙着眼睛时的猛踩
被困锁的永恒那挥舞的拳头

睡者如钟舌垂在暴君的钟里
鹰驱赶着太阳白色急流里的死亡
在时间里回响——如拉撒路①的棺材
被困锁的永恒那挥舞的拳头

① 拉撒路（Lasarus），圣经中的人物。葬后让耶稣从梦中唤醒。

三点钟，伊兹密尔

眼前，几近空荡的马路
两个乞丐。一个缺腿——
被另一个背着——

他们停下——像午夜公路上
惺忪着眼看车灯的动物——
很快又继续走动

像校园男孩一样敏捷地
穿过大街。而下午数亿只炎热之钟
在宇宙中滴答作响

蓝色滑过锚地，跳闪着
黑色在爬，抽缩，从石中凝望
白色在眼睛卷起风暴

当三点钟被马蹄践踏
黑暗在光墙里敲击
城市在大海的门口爬行

在兀鹰的望远镜里闪烁

途中的秘密

日光洒在沉睡者的脸上
他的梦变得更加生动
但没有醒

黑 暗 洒 在 行 人 的 脸 上
他走在人群里
走在太阳强烈急躁的光束里

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
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
一座蝴蝶博物馆

但太阳又像刚才那样强大
它急躁的笔涂抹着世界

足　迹

夜里两点：月光。火车停在
平原上。远处，城市之光
冷冷地在地平线上闪烁

如同深入梦境
返回房间时
无法记得曾经到过的地方

如同病危之际
往事化做几点光闪，视线内
一小片冰冷的旋涡

火车完全静止
两点钟：明亮的月光，两三颗星星

主啊，怜悯我们！

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感到人群盲目焦虑地
穿越大街，向奇迹涌去
而隐形的我站在原地不动

如同孩子惊恐地入睡
聆听心脏沉重的脚步
久久，久久地，直到早晨
把光束塞进锁孔。黑暗之门打开

一个贝宁男人

（谈16世纪贝宁王国一个葡萄牙犹太人的青铜浮雕照）

黑暗降临。我坐着不动
我的影子
在敲打无望的鼓皮
鼓声消失
我看到一张照片：一个男人
从打开的空页的
另一头走来
像路过
弃置已久的房屋
窗口闪现出一个人
一个陌生人。他是领航员
神情专注
不动脚便走近我
他的帽子
由大气层
和赤道组成
他头发中分
胡子波浪起伏

像滔滔宏论
瘦似孩子的右臂
支撑着腰部
那只应站在
肩上的猎鹰
长成他脸部的表情
他是大使
他的话被打断
沉默用更大的权力
继续他的发言
他心里装着三个部落
他是三个民族的化身
一个犹太人，来自葡萄牙
和其他人——
漂泊者和梦幻者
远涉重洋
那条他们龟缩在一起的
三帆船
是他们摇摆的木头母亲
他在让空气长毛的
陌生气息里登陆
一个黑人铸匠
在集市上发现他
将他留在眼睛的检疫站
并让他复活成金属的种族：

“我来这里是为了
和一个举着灯
在我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相遇”

巴拉基列夫[1]的梦（1905）

黑色钢琴，闪光的蜘蛛
颤动着站在音乐之网的中心

音乐厅里飘出一个国家
那里石头比露珠更轻

巴拉基列夫在演奏时睡去
梦中他看见沙皇的马车

马车从鹅卵石上飞驰而过
进入乌鸦般展翅的黑暗

他独坐在车里，看见
他们在路边奔跑

他知道旅行持续了很久
他的表显示着年月，而不是钟点

① 巴拉基列夫（Milij Balakirev，1837—1910），俄国作曲家。

有一片犁躺着的原野
犁是坠落地面的飞鸟

有一道海湾
甲板上的人冻结在那里

马车越过坚冰，轮子
发出一阵阵丝绸的声音

一艘小战舰："塞瓦斯托波尔"
他在船上。船员向他走来

"你会吹，便可免遭一死。"
他们递给他一只奇怪的乐器

像大号，又像老式唱机
或者某个不知名的机器部件

他战栗，明白：正是
这只部件驱使着战舰

他把头转向身边的水手
绝望地用手势恳求：

"像我一样画十字架，像我一样！"
他像盲人哀伤地凝望

伸出双臂，垂下脑袋——
好像被钉挂在空中

鼓在敲打，鼓在敲打。掌声！
巴拉基列夫从梦中醒来

掌声的翅膀在大厅里拍打
他看见男人从钢琴边站起

外面大街被工潮弄暗
马车在黑暗中急速奔驰

劫　　后

生病的孩子
被锁在视线里
舌头硬得像牛角

他坐着，背对一幅麦田风景画
下巴的绷带使人想起裹着的尸体
眼镜厚得象潜水镜。事物没有答案
凶猛就像黑暗里响起的电话

但画面风光怡人，尽管
麦穗是金色的风暴
蓝天浮云。金色波浪里
几件白色衬衣在航行：收割者——他们没有影子
田野远处站着一个人，似乎在看这里
宽大的帽子遮住了他的脸
他打量屋里这个黑影，也许为了帮忙
画面在病人和走神者背后悄悄打开
跳闪，敲击。麦穗已点燃，为唤醒他！
这第二个人——麦田里的——给了一个手势

他已走近
无人看见

旅行的程式（自巴尔干半岛，五五年）

一

耕耘者留下一串喧嚣
没有环视。空荡的田野
耕耘者留下一串喧嚣
影子摆脱物体
坠入夏天天空的深渊

二

四条公牛从天空下走来
毫无傲气。尘土
多如牛毛。虫子的笔在划

拥挤的马，枯瘦
像瘟疫故事里的马群
毫无温情。太阳在转

三

瘦狗，散发马棚味的村庄
白房，散发马棚味的村庄

党干部在集市上采购

他的天空跟着他：高而窄
像清真寺尖塔的内部
山坡上，村庄拖曳着翅膀

四

一幢脑门挨了子弹的旧房
两个男孩在暮色里踢球
疾速的回声——星空闪现

五

在漫长黑暗的途中。手表
跟着时间捕获的虫子在固执地闪烁

坐满的车厢汇聚着宁静
黑暗里原野奔流而过

但作者已在自身世界的半途中
鼹鼠和老鹰同时在行进

半完成的天空（1962）

夫　　妇

他们关掉灯。白色的灯罩
在溶解前亮闪了一下
像一颗黑暗杯里的药片。然后飘起
旅馆的墙进入天空的黑暗

爱的运动平息。他们睡去
但他们最隐秘的思想
像小男生潮湿的画纸上
两种颜色相遇，渗透在一起

黑暗，宁寂。城市在夜色中
逼近。和熄灭的窗子。房屋走来
它们挨个站在挤压的等待里
一群面无表情的人

树和天空

一棵树在雨中走动
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走过我们身边
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
就像果园里的黑鹂

雨停歇。树停下脚步
它在晴朗的夜晚挺拔地静闪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息
当雪花在空中绽开

脸对着脸

二月，活着的静静站立
鸟懒得飞翔，灵魂
磨着风景，像船
磨擦停靠的渡口

树站着，背向这里
死线丈量着雪深
脚印在冻土上衰老
语言在防水布下枯竭

有一天某种东西走向窗口
工作中止。我仰起头
色彩在燃烧。一切转过了脸
大地和我对着一跃

音　　响

乌鸦用歌声吹弄死人的骨头
我们站在树下，感到时间在下沉，下沉
教堂和校园相遇，交错扩散如海里两股急流

教堂的钟声借着滑翔机柔软的翅膀飘入天空
它们给大地留下更大的宁寂
和一棵树平静的脚步，一棵树平静的脚步

穿越森林

一个名叫雅伯的沼泽
是夏日时光的地窖
那里光酸化为老年
和带贫民窟滋味的饮料

虚弱的巨人抱在一起
为了不使自己跌倒
断折的白桦挺立着
像一个腐烂的信条

我走出森林的底部
光在树干间出现
雨飘向我的屋顶
我是收集印象的檐沟

森林边空气温润——
哦，转过身去的大松树
它把脸深埋在地里
畅饮雨水的影子

兽皮缤纷的十一月

正因为天空如此灰暗
地面才开始发光：
绿色羞怯的原野
黑似猪血面包的耕地

有一堵牛栅的红墙
有一片水中的地面
明亮如亚洲的稻田——
海鸥在那里栖息回忆

林中迷蒙的空地
在互相悠悠作响
深居简出的灵感
像起义者达克①潜入森林

① 达克（Nils Dacke），16世纪瑞典斯姆兰省农民起义领袖。

旅　　行

在地铁车站上
在凝视着的死了的光线下
在广告牌中间，一群拥挤的人

火车来了，带走
脸和公文包

接着是黑暗。我们坐在
车厢里，像雕塑
在山洞里滑行
逼迫，梦想，逼迫

在海平线下面的车站上
有人出售着黑色新闻
钟盘下人忧伤地
默默走动着

火车开走
带走外衣和灵魂

在穿越山洞的途中
目 光 射 向 八 方
仍没有变化

但 在 靠 近 地 面 的 时 候
自由的黄蜂开始嗡嗡歌唱
我们走出地面

乡村拍了一下翅膀
躺 在 我 们 脚 下
广阔苍翠

麦穗被吹入
飘 过 月 台

终点站！我跟着
走 出 了 终 点 站

有多少人？四个
五 个 ， 就 这 些

房 屋 ， 马 路 ， 天 空
蓝 色 的 海 湾 ， 山 峦
一齐打开它们的窗户

C大调

幽会后他走向大街
雪花飞舞
他们睡在一起的时候
冬天已经到来
夜闪烁白色
他欢跳着疾走
城市在倾斜
笑脸从身旁闪过——
人人都在翻起的领子后微笑
多么自由!
所有的问号都在赞美上帝的存在
他这样想
空中出现一支曲调
迈着大步
在飞雪中行走
一切朝C调涌去
抖颤的罗盘向字母C指去
超脱痛苦的一小时
多么轻松!
人人都在翻起的领子后微笑

冰雪消融

早晨的空气留下邮票灼烧的信件
冰雪闪耀，负担减轻———公斤只有七两

太阳离冰很远，在冷暖交界处飞舞
风像推着童车在慢慢地走着

全家倾巢而出，看久违的蓝天
我们置身在传奇故事的第一章里

衣帽上的阳光像黄蜂身上的花粉
阳光在“冬天”的名字上坐着，坐到冬天消隐

雪中的圆木静物画使我深思，我问：
“你们想跟我去童年吗？”它们说：“去”

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
“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

但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
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地生长

当我们重见岛屿

船接近时
暴雨倾泻，船失明
水银珠子在海面上抖颤
蓝灰色低垂

大海也在屋里
黑暗的门厅有一丝光
楼上沉重的脚步
微笑被熨好的箱子
一支铜罐的印度乐队
波浪里睁眼的婴儿

（雨消散
烟迈着踉跄的脚步
从屋顶上跨过）

而跟在后面的
要比梦更为伟大

桤木小屋的岸

写着“电缆”的牌子
荒野的石南
为飞来的人闪耀

礁石后琳琅的田野
我们的前哨——稻草人
在召集着色彩

一个明亮不朽的惊讶:
岛伸出手
把我从忧伤中捞起

从 山 上

我站在山上望着海湾
船停在夏天的表层
“我们是梦游者。漂浮的月亮。”
白色的帆这样说

“我们悄悄穿过熟睡的房屋
我们慢慢打开一扇扇大门
我 们 依 偎 着 自 由 。 ”
白色的帆这样说

我曾见过世界的意志远航
它们走着同一航线——惟一的船队
“我们已经解散。不再是追随者。”
白色的帆这样说

蒸馏咖啡

室外咖啡厅那黑色的咖啡
和虫子一样明丽的桌椅结伴

这被捕获的昂贵的水滴
充满“是”与“不是”的力量

它被抬出昏暗的屋子
眼睛不眨地盯着太阳

天光下一滴温馨的黑色
很快流入一个苍白的顾客

它们像灵魂时而捕捉到的
点滴的黑色卓见

给人一个有力的撞击：走！
打开眼睛的灵感

宫　殿

我们走进去。惟一的大厅
空寂。地板光滑
像一座被弃置的溜冰场
门关着。空气灰暗

墙上的画。我们看见
无力拥挤着的图像：乌龟
秤砣，鱼，喑哑世界里
那些搏斗的形象

一尊雕塑被放在这片空虚里：
一匹马站在大厅的中央
我们被空虚抓住时
才注意到马的存在

比海螺的呼啸更弱的
城市的喧杂和话音
围绕这间空屋
叫嚣着在寻找权力

还有其它东西，黑暗物
它们在感官的五道
门槛前停下脚步
沙子流入静静的沙漏

是走动的时候。我们
走向那匹马。它很大
黑得像铁。帝王消失时
留下的权力化身

那匹马说：“我是惟一的
我甩掉了骑在我身上的空虚
这是我的棚。我在慢慢生长
我吞噬着这里的荒寂。”

西罗斯

过剩的船队在西罗斯港排队静等
船头挨着船头。停泊了好几年:

CAPE RION，蒙罗维亚
CRITOS， 昂德罗斯
SCOTIA， 巴拿马

水上黑色油画，人们把它们搁在了一边

就像长成巨人的童年玩具
抱怨我们
没有成材变器

XELAROS， 皮勒厄斯
CASSTOPEJA，蒙罗维亚
海读完了它们

我们第一次到西罗斯，是夜晚
月光下，我们看见一个个挨着的船头，想:
多么强大的船队，出色的关系

在尼罗河三角洲

少妇在城里转了一天回到旅馆
吃饭时眼泪刷刷地滴落
她看见爬着和躺着的病人
以及那些将死于苦难的孩子

她和丈夫回到房间
地上为防止尘土扬起已浇了水
他们交谈了几句，然后上了各自的床
她沉沉睡去。他醒着

巨大的警报声在外面的黑暗里流动
嘈杂，脚步，话音，车辆，歌声
苦难无边地蔓延着
他在“不”字里蜷缩着睡去

梦到来。他在海上旅行
灰色水面掀起一阵波涛
一个声音说：“有一个人是好的，
有一个人无怨恨地看着这一切。”

游动的黑影

在撒哈拉沙漠的一块岩石上
有 一 幅 史 前 的 壁 画：
一个黑色形象
在 年 轻 古 老 的 河 里 游 动

没有武器，没有战略
既不休息，也不奔跑
与自己的影子分离
影子在激流下移动

他搏斗着，试图挣脱
沉 睡 的 绿 色 图 像
为了游到岸上
和自己的影子结合

挽　歌

他放下笔
笔静静躺在桌上
笔静静躺在空旷的屋里

他放下笔
太多了，不能写也不能沉默的东西！
远方发生的事情使他束手无策
虽然考究的旅行包像心脏一样跳动

外面是初夏
阵阵哨音从绿荫里飘来——是人？是鸟？
盛开的樱桃树抚摸着回家的卡车

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
夜来得更慢
蛾子栖息在车窗上：
来自世界的一份份苍白的小电报

活泼的快板

黑色的日子走后我演奏海顿
手上感到一阵简单的温暖

琴键愿意。轻柔的锤子在敲打
音色苍翠、活泼而宁静

音乐说世界上存在着自由;
有人不给皇帝进贡

我把手插入海顿口袋
像海顿那样平静地看着世界

我升起海顿的旗帜，这意味着——
我们不屈服，但要自由

音乐是山坡上的一栋玻璃房
山坡上石头在飞，在滚

石头横穿过房屋
但每块玻璃都安然无恙

半完成的天空

懦弱中断自己的行程
恐惧中断自己的行程
兀鹰中断自己的翱翔

急切的光迸溅而出
连鬼魂也品尝了一口

我们的画出现在白昼
我们冰川时期画室的红色的野兽

一切开始环视
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入阳光

每个人都是半开着的门
通往一间共有的房屋

无垠的大地在我们的脚下

水在树林间闪烁

湖泊是对着地球的窗户

梦幻曲

夜里，我开车穿越一座村庄。房屋走入
车灯光里——它们醒着，它们想喝水
房屋，仓库，路牌，没有主人的车辆——就在此时
充满了生命——人在梦里

有的能安睡，有的呼吸紧张
好像他们躺着在为永恒操练
他们昏睡着，却怕松开一切
他们横成门闩的时候，神秘悄悄穿过

路在村外森林里长时间走着
树，树在默契中沉默
它们有火光戏剧般的色彩
它们的叶子多么清晰！它们一直伴随我到家

我躺着将睡，看见陌生的图像
和符号在黑暗之墙的眼皮后
涂抹着自己。在梦和醒的缝隙里
有一封巨大的信正徒劳地往里挤着

冬　　夜

风暴把嘴贴向房屋
　　想吹奏一个曲子
我不安地躺着，翻身，闭眼
　　默读风暴的歌词

但孩子的眼睛在黑暗里睁大
　　风暴在为孩子呜咽
他们都喜欢摇晃的灯泡
　　他们在通往语言的途中

风暴有天真的手和翅膀
　　大篷车向拉普兰狂奔
房屋认识星座——
　　它们是固定墙壁的铁钉

夜静静站在地板上
　　（在这里消失的脚步
像池中的落叶静息）
　　但外面夜正在撒野！

一阵更严厉的风暴走过世界

把嘴贴向我们的灵魂

想吹奏曲子，我们怕

风暴把我们吹得空虚

音色和足迹（1966）

带解释的肖像

这里是我认识的一个男人的肖像
他坐在桌旁读报
眼镜背后的目光朝下
西装带着针叶的光泽

这是一张只完成一半的惨白的脸——
它始终给人信赖。所以
大家避而远之
也许怕遭遇不幸

他父亲挣钱多似晨露
但全家仍提心吊胆地活着——
好像陌生的思想
在夜里会闯入他们的别墅

肮脏的大蝴蝶——报纸
椅子，桌子，脸在休息
生活停止在庞大的水晶里
就让生活暂时停止吧！

☆　☆

他身上的自我在休息
存在着。他不去感受
所以自我活着，存在

自我是什么？过去，有时
我在几秒钟里完全接近
自 我 ， 自 我 ， 自 我

我看见自我时
自我已经消失。一个洞出现
我 像 阿 里 丝 坠 落 其 间

里 斯 本

阿尔法玛区的黄色有轨电车歌唱着向坡上开去
那里有两座监狱。一座关着小偷
他们在窗口的铁栏后招手
叫喊他们不愿被拍摄！

“但这里，”司机说，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人嘻嘻一笑
“这里关着政治家。”我看见墙面，墙面，墙面
有人在一扇高高的窗口
用望远镜眺望大海

蓝天里挂着洗过的衣服。城墙发烫
苍蝇读着微型信笺
六年后我问一个从里斯本来的女士：
“这是现实，还是梦？”

选自非洲日记（1963）

人在刚果摆摊画家的作品里活动
他们干瘪如虫，精神失落

这是两种不同生活之间的艰难通道
走在前面的人有一段长路要走

年轻人发现迷失在草屋里的外国人
他不知道把他当作朋友还是猎物
犹豫使他恼怒。最后他们在困惑中分手

欧洲人要不然就死守母亲般的小汽车
蝉声响似剃须刀。车往家里开去
照管脏衣服的的黑暗很快将到来。沉睡
走在前面的人有一段长路要走

也许候鸟搬迁式的握手能解决问题
也许将真理释放出书本能解决问题
继续向前是必要的

大学生在夜间攻读，攻读，攻读，为了自由

为了考试后变成来者的台阶
一条艰难通道
走在前面的人有一段长路要走

坡顶

电梯发出一声叹息
上升，像易碎的瓷器
一个炎日在柏油路上行走
路标耷着眼皮

陆地是通往天空的斜坡
坡顶连着坡顶，没有真正的阴影
借用电影镜头里的夏天
我们飞着追您

晚上我躺着，像一艘
熄了灯的船，停在
离现实适当的位置，乘客
在陆地的公园里拥挤

礼　　赞

沿着非诗的墙壁行走
Die Mauer①不看墙的后面
墙想把我们成人的生命
圈入常规城市，常规风景

艾吕雅触摸某个键
墙打开
花园展现

昔日我拎着奶桶穿越森林
四周到处是紫色的树干
那里挂着一个古老的玩笑
美丽如还愿的蜡烛

夏天读完了《匹克威克外传》
良辰美景，一辆平静的马车
坐满了狂怒的绅士

① Die Mauer，德语，墙。

闭上眼睛，换马

异想在危难中到来
我们坐在病床前恳求
想让恐怖暂停，让墙
为匹克威克们打开

闭上眼睛，换马

人会轻易爱上
风尘万里的片语只言
教堂钟上的铭文
跨过圣人的警句
和年迈千岁的种子

阿尔基洛科斯①——没有回答

群鸟掠过大海的毛发
我们把自己和西门农锁在屋里
感到长篇连载
从生命气息中涌出

请感受真理的气息

① 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古希腊诗人。

洞开的窗子
和黄昏告别的信件
停在树梢跟前

正冈子规，比约林，翁加雷蒂①
他们用生命的粉笔在死亡的黑板上书写
那完全可行的诗歌

我在树林摇晃时抬头
白色的海鸥吃着黑色的樱桃

① 正冈子规（Shiki），比约林（Bj■rling），翁加雷蒂（Ungaretti），分别为日本、芬兰、意大利诗人。

冬天的程式

1

我在床上睡去

在船头波浪下醒来

这是凌晨四点

生活那刮干的骨头

在作冰冷的交际

我在燕子中睡去

我在老鹰中醒来

2

灯光里路面的冰

像油脂一样发亮

不是非洲

不是欧洲

恰恰是这里

那些叫自我的“玩艺”

不过是十二月

黑暗嘴里的词

3

黑暗中展示的
机构的凉亭
像电视屏幕闪耀

一个隐秘的音叉
在广阔的寒冷里
播放着自己的曲子

我站在星空下
感到世界在爬
它出入我的大衣
就像出入一只蚁窝

4

雪中的三棵黑橡树
粗糙但细腻
它们巨大的瓶身
在春天将喷溅绿荫的泡沫

5

爬着穿行冬夜的公共汽车
像船在松林中闪光
路是深窄的死运河

稀少的乘客：有的上了年纪，有的十分年轻
只要车停，灯灭
世界就立刻崩溃

晨　　鸟

我叫醒我的汽车
它的挡风玻璃被花粉覆盖
我戴上太阳镜
群鸟的歌声变得暗淡

此刻，另一个男人站在火车站
高大的货车附近
买一份报纸
锈得发红的车厢
在阳光中闪烁

这里没有空处

一条寒冷的走廊笔直穿过春天的温暖
有人匆匆走来
说别人在局里
诬告他

喜鹊从风景中的一扇后门
飞来

黑与白，地狱鸟
黑鹂交错飞跳
直到把一切弄成一幅炭笔画
但除了晾衣绳上的白床单：
一个帕莱斯特里纳①的合唱队

这里没有空处

太妙了，在抽缩之际
我感受我的诗如何生长
它在生长。它占据我的位置
它把我推到一旁
它把我扔出巢穴
诗已完成

① 帕莱斯特里纳，意大利音乐家。

论 历 史

一

三月的一天我到湖边聆听
冰像天空一样蓝，在阳光下破裂
而阳光也在冰被下的麦克风里低语
喧响，膨胀。仿佛有人在远处掀动着床单
这就像历史：我们的现在。我们下沉，我们静听

二

大会像飞舞的岛屿逼近，相撞……
然后：一条抖颤的妥协的长桥
车辆将在那里行驶，在星星下
在被扔入空虚没有出生
米一样匿名的苍白的脸下

三

1926年歌德扮成纪德游历非洲，目睹了一切
死后才能看到的东西使真相大白
一幢大楼在阿尔及利亚新闻
播出时出现。大楼的窗子黑着

只有一扇例外：你看见德雷福斯[1]的面孔

四

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
互相改变，互相依赖
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
每个问题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叫喊
请像警犬那样在真理走过的地方摸索！

五

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
一份充满奇闻的报纸已躺了几个月
它在风雨的昼夜里衰老
变成一棵植物，一只白菜头，和大地融成一体
如同一个记忆渐渐变成你自己

① 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1894年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孤　独

1

二月的一个夜晚，我差点在这里丧生
我的车滑出车道，进入
路的另一侧。相遇的车——
它们的灯——在逼近

我的名字，我的女儿，我的工作
松开我，默默地留在背后
在越来越远的背后，我是匿名者——
像校园被对手包围的男孩

逼近的车辆射出巨大的光芒
它们照射着我，我转动转动着方向盘
透明的恐惧像蛋白滴淌
瞬息在扩大——你能在那里找到空间——
它们大得像座医院的大楼

被撞碎前
你几乎能停下

喘一口气

这时出现了一个支点：一粒援救的沙子
或一阵神奇的风。车脱了险
飞速爬回原道
一根电线杆横空飞起，断裂——一阵尖利的声响
——电线杆在黑暗中飞走

四周已平静。我仍系着安全带坐着
等待有人冒着风雪
看我是否安然无事

2

我长时间地徘徊在
东哥特结冰的田野上
半天不见人影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
人在拥挤中
出生，活着，死去

想引人注目——生活在
眼睛的海洋
就必须有特殊表情
在脸上抹泥

呓语飘起，沉落

在自身，天空
影子和沙石间分裂

我必须孤独
早晨十分钟
晚上十分钟
——无所作为

所有人都在对方那里排队

几个

一个

在劳动的边缘

1

在劳动过程中
我 们 渴 望 野 蛮 的 绿 荫
渴望只有电话线单薄的文明
才能穿过的荒野

2

空闲的月亮携带着石块和重量
围着行星劳动旋转——它要的就是这种生活
回家路上大地支起耳朵
深渊用草茎聆听我们

3

甚至上班的日子也有个人的安宁
就像运河穿过的烟雾笼罩的内陆
船在公路上骤然闪现
或在厂房后滑行，一个白色流浪者

4

星期天，我路过灰色水边
一间还没有上漆的木房

它完成了一半。木料
和一个游泳者的皮有着同样的色彩

5

九月的夜在灯外漆黑成一片
大蜗牛爬行的地面
在眼睛习惯时发亮
蘑菇多得像天上的星星

某人死后

有一个惊愕
留下一条惨淡的长长的彗星尾巴
它占据我们，它使电视的图像变得模糊
它像冰冷的水珠出现在空调管上

在冬天的太阳下
你可以用雪橇穿越挂着去年叶子的树林
树叶如旧电话簿上撕下的纸页——
寒冷已吞用户的姓名

感受心跳仍是一件爽心的事
但影子往往好像比身体现实
黑龙的盔甲边
武士显得藐小不堪

俄克拉何马

一

火车停在南方腹地。纽约正大雪纷飞
你可以整夜在这里穿长袖走动
但室外空无一人。只有车辆
在自己的光华中飞驰，翱翔的飞蝶

二

“我们这些战场，我们
为我们那些死去的人感到骄傲！”
一个声音在我醒来时说道

柜台背后的男人说：
“我不想出售它们
我不想出售它们
我只想让你们看看！”
他亮出印第安人的斧头

男孩说：
“我知道我有车

我想把它卖了，先生
你们是怎样看我们的？”

三

这家汽车旅馆是一副奇怪的躯壳
（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白人服务员）。和一辆
几乎没有记忆、没有职业的出租车
我终于沉向我的中心

夏天的原野

已目睹了很多
现实损耗着身心
但夏天总算来了：

一个大型机场——调度员
从天空中卸下
冻僵的人群

草和花朵——我们在这里着陆
草有一个绿色主管
我提出申请

内陆暴雨

雨敲打着车顶
雷霆滚动。车放慢速度
路灯在大白天亮着

烟钻入烟囱
活着的人曲蜷着，闭上眼
向内的运动，感到生命在加强

车几乎瞎了眼。他停下
点上一支烟，吸着
雨水沿窗玻璃刷刷地流淌

森林公路
沿着睡莲的湖泊
和雨中隐约的山脉延伸

山上有铁器时代留下的
砾石，那里曾是
部落的战场，寒冷的刚果

劫难把人和家畜
驱赶成墙后的骚动
灌木和山顶石头间的哭喊

黑色山坡，有人持着盾
向山上摇晃着冲去
他停下车，在想

天亮了起来。他摇下车窗
一只鸟吹着笛子
雨变得细而恬静

湖面紧绷着。打雷的天空
通过睡莲向淤泥轻声低语
森林的窗子慢慢打开

但雷霆在静中爆发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随后
最后的水珠从天宇中飘落

他在静中听见回答到来
从远方。一个粗糙的童音
山升起一阵哞哞的喊叫

一阵轰响的杂音
一个铁器时代悠扬嘶哑的小号
也许来自他肉体的深处

在压力下

蓝天的马达是强大的
我们置身在抖颤的工地上
那里海底会骤然闪现——
海螺和电话在嗡嗡呼啸

美只来得及从旁侧观看
田野稠密的麦粒，黄色溪流里缤纷的色彩
大脑不安的影子飞向那里
想钻入麦穗，变成黄金

黑暗降临。半夜我才上床
大船上的小船被放入水中
人在水上孤零零地飘浮
社会的黑船越开越远

打开和关闭的屋子

有人专把世界当做手套来体验
他白天休息一阵，脱下手套，把它们放在书架上
手套突然变大，舒展身体
用黑暗填满整间房屋

漆黑的房屋在春风中站着
“大赦。”低语在草中走动：“大赦。”
一个小男孩在奔跑
捏 着 一 根 斜 向 天 空 的 隐 形 的 线
他狂野的未来之梦
像 一 只 比 郊 区 更 大 的 风 筝 在 飞

从高处能看见远方无边的蓝色针叶地毯
那里云影静静地站着
不，在飞

一个北方艺术家

我，爱德华·格里格，在人群中自由自在地活着
我爱开玩笑，读信，旅游
我指挥乐队
音乐厅的吊灯在掌声中颤成靠岸时的火车轮渡

我来北方是为了征服寂静
我的工作室很小
钢琴像一只挤在屋檐下的燕子

美丽的陡坡常常沉默无语
没有通道
有的只是时而打开的天窗
一道直接来自魔术的飞溅的强光

删减！

山里的锤声飘来
飘来
飘来
形同心跳

飘入屋里的春夜

死的那年我将寄出四首追踪上帝的圣歌
它们从这里开始
讲述它们的歌就在跟前
就在跟前

战争在我们体内
我们，死者的骨头
拼搏着为了再生

在野外

一

晚秋的迷宫
森林入口一只扔弃的空瓶
走入。森林此时是被弃的静静的大厅
只有二三种声音：仿佛有人用夹子在小心拣着树杈
或者一只铰链在粗壮的树干里吱吱作响
蘑菇遭了霜打，抽缩着
像失而复得的衣物
黄昏降临。该走出去
重见自己的路标：地里生锈的工具
湖对岸，一间鸡精一样强壮的四方形棕红色房屋

二

一封美国的来信使我心潮激荡，走出房屋
六月明亮的夜站在城郊空荒的大街上
站在没有记忆、冷如图纸的楼群中

信在口袋里。阴郁疯狂的散步，这是一种祈祷
善恶在你们那里有鼻子有眼睛

而在这里基本上是根、数据和昼夜间的斗争

和死亡打交道的人不会惧怕天光
在玻璃房指挥的人，在阳光下拥挤的人
把身子伸过柜台左看右顾的人

我在远处一个新建的楼面前停步
众多的窗子叠合成一扇窗
天空的光和树冠的漫游被关在那里
这是一个没有波浪的湖泊，一面挂在夏夜里的镜子

一时间
暴力如梦如幻

三

太阳燃烧着。飞机低低地飞行
投下一个影子——一个在地上奔跑的十字架
有人坐在地里挖掘
影子到来
他在刹那间处于十字架的中心

我见过挂在教堂冰冷穹顶上的十字架
有时它像某个东西
在作剧烈运动时的瞬息的面目

缓慢的音乐

房屋关闭着。阳光从窗口挤入
烤 热 能 托 起 命 运 重 量 的
写字台强大的表层

我们今天在外面，在宽长的斜坡上
许多人穿着灰衣服。你可以闭着眼睛站在阳光下
感受身体被慢慢吹向前去

我很少走入海水。但此刻，我站在这里
在长着恬静之背的礁石中间
石头慢慢后退，走出波浪

看见黑暗（1970）

名　字

开车途中我困睡起来。把车开进路边的树下。蜷缩
在后座上睡去。睡了多久？几小时。
黑暗已经降临。

我突然惊醒，不再认识自己。十分清醒，但无济于事。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是后座醒来的某个东西，
东撞西碰，像布袋里的猫。谁？

我的生命终于回归。我的名字像天使一样到来。墙
外小号在吹（就像斐得里奥的序曲）。拯救的脚步
飞快地，飞快地走下长长的梯子。这是我！这是
我！

但要忘掉公路边上，车辆打灯划过的遗忘地狱里的
这十五秒钟的搏斗是不可能的。

几分钟

沼泽中低矮的松树高昂着头：一块灰暗的破布
但你所看见的根本无法与树根
相比，那些向四面扩展，悄悄爬动，不死或半死的
根部

我你她他也像树杈一样伸展
在愿望之外
在都市之外

雨从乳白色夏日的天空飘落
我的感官仿佛与另一个生命连结在一起
它坚强地活动着
像黑暗坠泻的体育场上那些披光的赛跑者

七月，喘息空间

谁在高大的树下仰卧
谁就在树上。跟着千百条枝杈舒展
来回摇摆
坐在慢镜头跳出机舱的救生椅上

谁在渡口眯眼打量流水
渡口比人老得更快
它们腹中含有银灰色的木块和石头
但灼热的光照样穿透

谁在波光荡漾的海湾
周游一天
当岛像飞蛾在玻璃上爬行
他也在蓝色的灯里安寝

顺着江河

与同代人交谈我看到听到他们脸后的
江河
奔流，奔流，顺愿或违愿地漂逐

想顺流而走的生命
闭上眼
把自己扔入前方，在追求简单的
渴望中面无惧色

水流得更急

在河床变窄的地方
形成急流——一个我穿过干燥森林后
休息的地方

六月的夜晚：收音机在播放
特别会议的近况：柯西金，埃班
某些思想在绝望中钻洞
某些人从村里消失

水在吊桥下冲撞

流去。木筏漂来。几根木头
像 鱼 雷 径 直 扑 来 。 有 的
猛然掉头，缓慢无奈地漂转

有的向河岸摸去
闯入石头和垃圾，死死钉在里面
像 合 十 的 手 高 高 地 拱 起
轰响中一动不动……

从云集的蚊子中

从吊桥上
我和几个孩子看到听到这一切。他们的自行车
被埋在绿荫里——只有角
从那里探出

边缘地带

穿地面颜色工装的男人走出水沟
这是交界处，死亡的位置，既非城市，也非乡村
地平线上吊车想来个大飞跃，但钟不同意
扔在地上的水泥管用干燥的舌头舔着日光
汽车钢板车间在过去的牛棚里拥挤
石头投下影子，清晰如月亮表面的物体
这些地方在凶猛地生长
就像用犹大的钱买来的东西：“把制陶匠的田化成陌
　生人的坟场。”

交　通

长途卡车拖着身子在雾中移动
一只蜻蜓蛹的庞大的影子
在湖底的浑浊中爬行

车灯光在潮湿的森林里相遇
无法看见对方的面孔
一条光河在冲撞针叶

黄昏，影子的车辆
从四方涌来，挨着
擦肩而过，进入平原

低弱的警报，那里，工厂在哺乳
楼群每年下沉两厘米——
大地在慢慢吞咽着它们

不可分辨的爪子
在梦中最亮的产品上留下痕迹
种子试着在柏油里生活

但首先是栗树
它们准备用盛开的铁手套
代替白花。而在公司办公室的

背后——坏了的日光灯
在跳闪，跳闪。这里有一道暗门。打开它！
请从倒置的潜望镜里

下看，看出口，看深处的管子
海藻像死人的胡子生长
死神穿着唾沫的工装

喘着气，疲惫地游着
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只有
锁链被不停地砸碎，接上

夜　　值

1

今夜我和压舱物待在一起
我是防止船颠覆的
沉默的重量！
黑暗中模糊的脸像石头
它们只会嘟囔：“别碰我。”

2

其他声音闯入。聆听者
像弱小的影子
在收音机闪光的频道上移动
语言和刽子手同步在走
所以我们得寻找新的语言

3

狼在这里，这时间的朋友
它用舌头舔弄着窗子
深谷到处是爬行的斧头
夜班机的轰鸣飘过天空
笨拙地，像来自轮椅的铁轮

4

人控制着城市。但现在已安静
教堂公墓的榆树下：
一台空着的挖土机，翻斗朝地——
一个趴在桌上
紧握拳头的沉睡者——敲钟

敞开的窗户

早晨我站在二层
那扇开着的窗前刮胡子
启动剃须刀
它开始喊叫
它转动得越来越猛
变成一阵轰鸣
变成一架直升飞机
一个声音——飞行员的——从轰响中
探出头，喊道：
“请注视！
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见。”
我们升起
低低飞过夏天
有许多我喜欢的东西。它们有重量吗？
一打绿荫的方言
尤其是木房墙上的红色
甲虫闪耀着，在粪堆里，在阳光下
连根拔起的地窖
穿过空气走来
忙碌

印刷机在爬行
此刻只有人
处于宁静状
他们沉默了一分钟
乡村公墓里的死者
更是肃默无声，像照相机早期
那些坐着照相的人
飞低一点！
我不知道我的头
该转向哪个方向——
视线分成两爿
像马

序　　曲

1

我躲闪飞雪中拖曳而来的东西……

将到来的东西的碎片
一堵残壁。没有眼睛的东西。冷酷
一张牙齿的面孔！
一堵孤单的墙。或许是一幢
我没看到的房屋？
未来：一队空房的士兵
在飞雪中摸索前进

2

两个真理走向一起。一个来自里面，一个来自外面
它们相遇的地方你能看到自己

发现这一现象的人绝望地喊道：“站住！
死活我也不愿认识自己。”

有一只船想停靠——试图停在这里——
它将千百次地尝试

从森林的黑暗飞来一只长长的船钩，飞入这扇敞开的窗户

飞入跳舞取暖的晚会的客人中间

3

我住了半辈子的屋子将搬迁一空。此刻它荡然无存。锚已松开——尽管屋子仍悲哀不已——它是全城最轻的房间。真理不需要家具。我围绕生命走了一圈，重新来到出发地点：一间被风吹透的屋子。我经历的东西出现在墙上，像埃及的壁画，一间墓厅墙上的景致。但它们正消失殆尽。光略强了一点。窗子变大。这空虚的屋子是一架对着天空的巨型望远镜。静得像战栗教①徒的祷告。惟一能听见的是后院的鸽子，它们的打嗝

① 战栗教，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

挺起胸

在凝神的一瞬，我抓到一只母鸡，我拎着它站着。奇怪，它好像不是活的：僵硬、干瘪，一顶饰有羽毛的白色女帽喊出了1912年的真理。雷电悬挂在空中。一股气味从木板上升起，如同我们打开一本陈旧的相册，年代久远，难以辨认。

我把母鸡拎到鸡圈里，放了。它突然活跃起来，恢复了常态，像平时那样奔跑着。鸡场里充满了清规戒律。但周围的土地充满了爱和好胜。一道低矮的石墙被绿荫覆盖了一半。黄昏时分，石头开始微微散发建墙的手留下的几百年的温热。

冬天是严酷的，但现在是夏天。大地要我们挺起胸。自由但要谨慎，如同站在一条狭窄的船上。于是想起非洲的一件事：沙里河畔。许多船，十分友好的气氛。近似墨蓝色皮肤的人（萨拉族人）两边脸颊各长着三块平行的疤。他们欢迎我到船上——一种黑色的独木舟。我蹲下的时候，船剧烈地摇晃起来，一种掌握平衡的节目。如果心坐在左边，

头就得向右靠。口袋不能装东西，动作不能太大，空谈必须放弃。正是这样：这里不可能空谈。独木舟在水上滑行。

书　　柜

它是从死者的屋里弄来的。在我放入沉重的新书前——精装本——空了几天，空着。我因此把深渊放了进来。某种东西从底下到来，缓慢但不可阻挡地上升，像一根大水银柱里的水银。你无法转身离去。

黑暗的册子，紧闭的面孔。他们像站在分界线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阿尔及利亚人，等待人民警察检查护照。我的护照很久以前已和玻璃盒子放在一起。柏林那天的雾也在柜子里面。这里有一种年迈的绝望，含有帕生达尔大战和凡尔赛条约的滋味。比这滋味更老。黑色、沉重的书籍——等一会儿再说它们——它们其实是一种护照，厚得足以在数百年内收集如此多的图章。人当然不会携带这些沉重的行李，在他上路前，在他终于……

旧历史学家也在那里，他们得站起身，看我的家庭。没有话音，但嘴唇在玻璃背后不停地挪动，你会想到一个老掉牙的官僚机构（现在已被一个鬼故事盯上）。一幢大楼，金框玻璃后挂着死者的肖像，

某个早晨玻璃内侧结满了哈气。肖像在夜间开始呼吸起来。

但玻璃柜更为奇特。目光横跨过分界线！一层闪光的薄膜，一条房屋必须映照的黑河上发光的薄膜。你无法转身离去。

小　　　路（1973）

致防线背后的朋友

1

给你的信如此简短。而我不能写的
就像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穿越夜空消失

2

信落在检察官的手上。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言辞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蹿
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

3

请回味句中的含义。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能安睡，变成正长石

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

奔腾，奔腾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废车场。在面具背后

闪耀

我紧紧抓住桥栏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

十月即景

拖轮修痕斑斑。它为什么停在内陆深处？
这是寒冷中一盏熄灭了的沉重的孤灯
但树有狂野的色彩。信号传向彼岸
有一些仿佛渴望被带走

回家路上，我看见钻出草坪的蘑菇
这是黑暗的地底下
一个抽泣已久的求救者的手指
我们是大地的

深　　入

城市的入口
太阳低垂着
车辆密集，爬行
一条闪光迟钝的龙
我是一片龙的鳞甲
殷红的太阳
突然在挡风玻璃上出现
涌入
我被照透
一篇文章
在我体内露面
无色之墨写成的字
在纸放在火上时
显现！
我知道我必须远离
横穿城市，然后
继续，直到扔下汽车
在林中漫步的时刻到来
沿着獾的足迹前进
天黑了下来，难以看清

青苔上，石头躺着
有一块昂贵至极
它能变化一切
它让黑暗发光
它是整个国家的断流器
一切系在它身上
看它！摸它……

站　岗

我被指令站在石堆里
像铁器时代高贵的尸体
其他人留在帐篷内，熟睡
舒展成轮子的辐条

炉子主宰着帐篷：一条巨蛇
在嘶嘶吞食着火球
但外面：寂静，春夜
在等待光明的寒石中停留

这里，寒冷。我开始
巫师般飞翔，飞入她
带游泳衣痕迹的躯体——
我们在阳光下，苔衣温暖

我沿着温暖的瞬间翻滚
但却无法久留
哨声穿过天空，将我召回
我在石堆里爬着。此时，此地

任务：人到则心到
即使扮演严肃滑稽的
角色——我就是
世界创造自身的地方

天亮了。稀疏的树干
获得了色彩，霜打的春花
排列成一队，静静走动
寻找着夜里的失踪者

但人到则心到。等一下
我焦虑不安，顽固，困惑
将发生的事件，它们早已发生!
我能感到。它们在外面：

路卡外一群喧嚣的人
他们只能一个挨一个地穿过
他们想进入。为什么？他们
一个挨一个地进入。我是链式绞盘

沿着半径

1

结冰的河流在太阳下闪烁
这 里 是 世 界 的 屋 顶
宁寂

我坐在岸上一条翻转的船上
吞吃宁静的鸦片
慢慢旋转

2

轮子无限地扩展，滚动
这 里 是 中 心 ， 几 乎
站立不动

远处是运动：雪中的梯子
沿屋面疾走的
文字

高速公路上汽车在咆哮
抄小路着

悄然无声

远处：速度、轰响声和逆风里
悲剧的面具——远处：
匆忙

爱情最后的言语在那里蒸发——
水珠在钢翼上
爬行——

侧影在呼叫——悬挂着的电话筒
互相在撞击——
Kamikaze①！

3

结冰的河流闪烁，沉默
阴影深深地躺在这里
喑哑无声

我迈向这里的脚步是地面的爆炸
它被宁寂层层地涂盖
层层地涂盖

① Kamikaze：日语，神风。指二战时日军装满炸弹撞击轰炸目标的飞机。

地面透视

白色太阳滚入烟雾
光滴落，摸索着

进入我最底下的眼睛
它们在城市底下栖歇

仰视城市：大街，房基——
像战争中飞机拍下的市容

或相反——一张鼹鼠的照片：
聋哑静寂的色彩的四边形

决策在那里制定。死者的骨头
无法与活人分开

阳光在增强，涌入
机舱和豌豆的雪橇

七二年十二月晚

我来了，那隐形人，也许受雇于一个
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我走过

紧闭着的白色教堂——一个木制的圣人
站在里面，无奈地微笑，好像有人拿走了他的眼镜

他是孤独的。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重量定律
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战争

解散的集会

1

我们给他们看我们的家
访问者想：你们住得不错
贫困在你们体内

2

教堂内：穹隆和柱子
像石膏一样白，石膏的绷带
裹着信仰断裂的手臂

3

教堂里那只乞讨的碗
将自己从地板上托起
沿着一排排椅子走动

4

但教堂的钟声必须进入大地
它们悬挂在阴沟里
它们在我们脚底下震响

5

梦游者尼古德摩斯走在

通往地址的路上。谁有地址？
不知道。但我们朝那里走着

五月暮

盛开的苹果树樱桃树帮助这地区在温甜龌龊的
五月之夜飘荡。白色的救生衣，思绪飞扬
草和杂草悄然固执地拍打着翅膀
信筒平静地闪烁。投入的东西无法收回

清爽的风穿过衬衫，摸索着心脏
苹果树樱桃树，它们在静静地嘲笑所罗门
它们在我的地铁里开花。我需要它们
但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回忆

悲　　歌

我打开第一扇房门
这是一间充满阳光的宽敞的屋子
一辆重型卡车从街上开过
把瓷器震得直颤

我打开第二扇房门
朋友！你们喝着黑暗
暴露于日光之中

三号门。一间狭小的旅馆房间
窗户对着一条偏僻的马路
一盏路灯在柏油上跳闪
经验那美丽的熔渣

波罗的海（1974）

波罗的海

一

在无线电天线时代出现以前

外祖父刚当上领航员。他在台历上记下导过的船只——
名字，目的地，吃水
比如1884年：
蒸汽轮猛虎号　船长罗万　16英寸　赫尔，也夫勒，劲松海峡
机帆船远洋号　船长安德生　8英寸　沙湾，黑南沙，劲松海峡
蒸汽轮　圣彼得堡　船长林木堡　11英寸　斯特丹，里堡，沙港

他把他们领出波罗的海，穿行岛屿和海水奇异的迷宫
他们在船上相遇，被同样的船身运载
几小时或几昼夜
他们熟悉到什么程度？

用拼错的英语交流，理解与误解，但很少有欺骗
他们熟悉到什么程度？

下雾的天气：半速，航道模糊。海角一个大步跨出隐形的世界，近在咫尺
汽笛每隔一分钟呜呜作响，眼睛盯着看不见的世界
（他的脑袋是否装着那迷宫？）
时间滴答地流逝

暗礁和小岛圣诗般倒背如流
“我们就在这里”的感觉被稳稳地揣着，就像有人
滴水不溅地揣着一只装满的水罐

目光投入机舱
寿似人心的组合机用柔和的弹跳在工作着，钢铁的
杂技演员，香味如从厨房里飘来

二

风在松林里行走，呼啸，时轻时重
波罗的海也在这岛上呼啸，在森林深处就像置身在
宽阔的海上
老女人恨树上飕飕的响声。她的脸在起风时变得阴郁起来
“我们得替船上的人着想！”
呼啸声中她听见了其他东西，像我，我们是亲属
（我们一起走着。她已经死了三十年）

风呼啸着是和非，误解与理解
风呼啸着三个健康、一个在疗养院和两个死去的孩
　子
强大的对流风把生命吹入某些火焰，同时也吹灭另
　一些火焰

条　件

风在呼啸：拯救我吧，主，水闯进了我的生命
我长时间走着，聆听，抵达所有界限都敞开的地方或
　相反
一切都变成界限的处所。一个黑暗笼罩的开阔地
人从灯光惨淡的建筑中涌出。喧嚣

一阵风，开阔地重新变得荒静起来
一阵风，呼啸述说着其他的海岸
述说着战争
述说那些公民遭到控制的地方，那里，安全门构
　建着思想
朋友之间的谈话成了友谊的真正检验
人在一起时，控制。目光盯着谈话边上那游荡的东
西：一个黑暗物，污点
某个东西会闯进来
毁灭一切。别放掉它，目光！
它可比作什么？水雷？
但水雷过于结实，几乎过于平和——因为

在我们的海岸关于水雷的故事都以欢乐告终，惊恐
　及时地被消除
如航标船曾记录的那段历史：“1915年秋，大伙夜不
　能寐”等等
一只水雷在向航标船偷偷摸去时被发现
它下跌，浮起，时而躲在波浪后，时而像一个间谍在
　人群中出现
船员惊恐地趴着，用步枪扫射水雷。徒劳地。最后
　他们放出一只船
用一根长长的绳索把水雷系住，小心翼翼地花了很
　大功夫才把它拖到专家那里
后来人们把水雷的外壳和加勒比海一只巨大的海螺
　当做装饰品放在了沙土的植物间

海风在远处干燥的松林里行走，它匆匆走过墓地的
　沙土
倾斜的墓碑，领航员的名字
这干燥的呼啸
来自敞开的大门，来自关闭的大门

三

在哥特兰岛教堂昏暗的角落，有一只砂岩洗礼盆
被温和的霉菌覆盖着——十二世纪——石匠的名字
还在，像万人坑里一排
闪烁的牙齿：

HEGWALDR

名字还在。他的雕刻

留在这里，留在其它的罐子上：人群，走出石头的形象

善恶之核在眼睛的瞳孔中在爆炸

黑鲁德斯坐在桌边：煎过的公鸡飞起，叫喊："基督诞生了！"——跑堂被处死——

男孩在旁边降生，被一串小猴脸大小的无奈的面孔围住

布满龙鳞的阴沟的喉口

回响着虔诚者遁逃的脚步

（记忆中的画面要比看见的清楚

最清楚是当洗礼盆在记忆里轰响着慢慢旋转的时候）

没有避风港。到处是危险

过去是，现在也是

只有里面才有安宁，在无人看见的罐子的水中

而罐子表层杀声震天

宁静会一点一滴地到来，也许在夜晚

当我们茫然无知

或者在你躺在医院吊盐水的时候

人，野兽，花纹

没有风景，花纹

B先生，我那流亡中的可爱的旅行伙伴

刚从冰岛洛恩被放出来，他说：

“我羡慕你。自然令我乏味
而风景中的人，却让我回味不止。”

这里是风景中的人
一张摄于1865年的照片，汽轮停在海峡的码头上
五个人。一个穿浅色裙撑的女士，像铃铛，像花朵。
男人们像民间戏里的配角
个个英俊，犹豫，并且正在被抹去
他们快速登陆。他们被抹去
一条绝种的老式汽轮—
一根长长的烟囱，遮阳罩，狭小的船身
一个完全陌生的船型，一架着陆的飞碟
照片上其它东西却真实得惊人:
水上波纹
另一个岸——
我的手能摸弄那粗糙的礁石
我能听见松林的呼啸
如此贴近。这是
今天
波浪真实无比

此刻，百年后。波浪从荒无人烟的地方到来
拍打礁石
我在岸上行走。事过境迁
你必须贪婪，同时跟许多人说话，你的墙很薄
每件东西在已有的影子里又添上了新的阴影

你在黑暗里都能听到它们拖地的脚步

夜

战略性天文馆在旋转。镜头在黑暗中盯视
夜空充满了数字，它们被存入
一只闪光的柜子
一种家具
那里有一种能量，半小时就能把索马里所有的农田
　吃空

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开始，还是在最后阶段
总结是不能做的，总结是异想天开的事
总结是曼种拉草——
（请查阅迷信百科全书：

　　　　　　　　　　　　　　　　曼种拉草
　　　　　　　　　　　　　　　　　显灵植物
拔出地时会发出一声怪叫
人顷刻栽倒。狗可以……）

四

自避风处
特写

海草。海草森林在清澈的水中闪耀，它们很年轻。
　我想移居那里，笔直躺在倒影中。沉到某个深度

——海草用气泡托举着自己，如同我们用想法高抬着自身

蛤蚂鱼。原想变成蝴蝶，但成功了三分之一，躲在水草中，但被渔网拖了上来，庸俗的刺和肉赘纠缠住网——手解下它们时，闪烁黏液的光泽

礁石。虫子在暖如太阳的地衣上飞爬，它们像秒针一样着急。松树投下影子，时针般缓慢地走动，时间在我体内静静地站着，它拥有无穷的时间，拥有忘掉所有语言，发明“生生不息”所需要的时间

避风处可以听见草的生长：地底下低弱的鼓声，几百万支煤气火苗嘶嘶轰鸣，听草的生长就是这样

此刻：水域，没有大门，越向外
敞开的边界就越宽广
波罗的海有时是一座无垠的平静的屋顶
那么，就不妨天真地幻想某个东西会从屋顶上爬来，试图解开旗子的绳索
试图升起
那块破布——

那面风磨烟熏，被烈日烤白，足以变成所有人的旗帜

但离利耶帕亚很远！

五

七月三十日，海湾偏离了常规——海蜇多年来第一
次在这里会集，它们一个个浮出水面，平静，温柔，
它们属于同一家造船公司：“海蜇”。它们漂移着，
如海葬后的花朵，把它们掏出水面，它们立刻会失
去原有的形态，变成一团僵死的黏块，像一个无法
描述的真理被打捞出宁寂。是的，它们是不能翻
译的，它们必须留在自己的元素里

八月二日。某些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
某些东西无法表达
失语症
没有词，但也许存在着风格……

有时你夜里醒来，向邻近的纸上，报纸的一角
迅速扔下一些词语
（意义使词发光！）
但早晨：同样的词空洞无物，涂鸦，错说
或许那巨大的夜之风格的残片已飘然而逝？

音乐向那人走来。他是作曲家，被演奏
创业，成为音乐学院的院长
但好景不长，他受到政府的审判
他的学生K被列为主要控告人

他遭受威胁，降职，流放
惩罚几年后减轻，他重返岗位。荣誉和审判不再向他簇拥
但音乐仍在，他继续用自己的风格创作作品
他活下去的时间，变成了医学的奇观

他为自己所不懂的歌词谱曲——
用同样的方法
在错说的合唱队里
我们表达着自己的经历

关于死的讲座举行了几个学期，我和我不认识的同学参加了讲座
（他们是谁？）
——最后一个个离去，侧影

我望着天空，望着大地，望着远方
然后用一台没有色带，只有地平线条的打字机给死者写了一封长信
字徒劳地敲着，没留下一丝痕迹

我站着，把手放在门把上，给房屋切脉
墙充满了生命
（孩子们不敢睡在自己的屋里——那些我觉得安全的东西使他们惶恐不安）

八月三日。外面潮湿的草地上
一声来自中世纪的问候拖着脚步在走：一只蜗牛
这只曾被爱吃蜗牛的僧侣们培植的精美的灰黄色蜗
牛
背拖一栋摇晃的屋子——是的，弗兰西斯派在这里
采集石块，烧制石灰，岛变成了他们的1288，马格努
斯王的赞助
（黎民百姓／当下会之于天国）
森林倒地，炉火燃烧，石灰进入修道院的建筑……
蜗牛修女
静静地站在草中，两根须抽回去
伸出来，骚扰，犹豫
它多像寻索中的我！

风细心吹拂了一天——
最最远处小岛上的草也已被清数——
在岛上静静地躺下。火柴的火苗直直地竖着
海和森林的油画同时变暗
甚至连五层楼高的绿荫也染上了黑色
“每个夏天都是最后一个。”但对暮夏午夜的生命
这只是一句空话
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
波罗的海很近
一只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

像一尊骑士的雕塑。海水带着铁味

六

在外祖母的历史被忘掉以前：她父母早逝
父亲先死。当寡妇感到病魔也将夺走她的生命时
便带着女儿走家串户，从一个岛漂泊到另一个岛“谁
愿收养玛丽亚！”
港湾对岸的一个陌生人家收留了她们。他们有钱
但有钱并不等于心善。慈善的面具破裂
玛丽亚的童年过早地夭折。她在寒天冻地里做无报
酬的女佣。许多年
漫长的船途晕船，饭桌前壮穆的恐怖，表情，
狗鱼皮在嘴里吱嘎作响：谢谢，谢谢！
她没有回头
但正是这样她看见了“新生”
并且抓住了它
冲出牢笼!

我记得她，我依偎着她
她离世的一刻（过渡瞬间）发放出一个思想
而我——五岁的孩子——在钟声敲响前的半小时已
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她。但另一张发黄的照片
却是一个陌生人——
根据衣服，照片摄于上世纪中叶

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浓粗的眉毛
脸对着我的眼睛
低语："我在这里。"
但谁是"我"？
没人记得。没有一个人

肺炎？隔绝？

有一次
他在湖背后那蒸发绿草的石坡上停下
感到眼睛被绷带蒙住

这里，稠密的灌木林后面——是岛上最老的房子？
一座厚重的粗灰木搭成的低矮的二百年古旧的船库
现代铜锁锁住它里面的一切
并像一条拒绝站起的老公牛鼻上的铁环烨烨闪亮
如此多抽缩的木头。屋顶上的旧木条横七竖八地躺着
（原有的图案已被地球穿越岁月的旋转销毁）
它使我想到了其他东西……我在那里……让我想一下：那是布拉格犹太人的旧墓地
这里，人比活着的时候更亲近。石头，亲近，亲近
如此多被圈起的爱！那些地衣用陌生语言涂写的木条
是岛民贫穷墓地里的石头，站着和倒下的石头——

木屋

因某阵波浪、某阵风把自己命运扔向这里的人而闪
　烁不息

真理的障碍（1978）

公　　民

出事后的夜晚我梦见一个满脸麻子的人
在巷子里边走边唱
丹东！
不是另一个——罗伯斯庇尔不会这样散步
罗伯斯庇尔每天早晨用一小时盥洗
他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了人民
在标语天堂里，在道德机器里
丹东——
或者戴他面具的人
踩着高跷在走
我仰视他的脸：
像伤痕斑斑的月亮
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郁中
一个重量紧压着胸口，钟锤
让钟走动
指针旋转：一年，二年
老虎笼里木屑散发刺鼻的气息
并且——好像总在梦里——没有阳光
但墙在闪烁

小巷弯曲着伸向

等候室，一间弯曲的屋子

等候室，那里我们所有的人……

交界处

冰风吹眼，星星
在泪的万花筒里跳舞，我
穿过跟随我已久的大街，大街
冰岛的夏天在它的水塘里闪烁

我周围簇拥着大街那
无事可忆，无物所求的力量
地面深处，车辆底下
未出生的森林已静等了千年

我想到大街在看我
它浑浊的目光把太阳化成黑色
宇宙里的一团灰线
但此刻我在闪耀！街在看我

林间空地

森林里有一块迷路时才能找到的空地。

空地被自我窒息的森林裹着。黑色树干披着地衣灰色的胡茬。缠在一起的树木一直干枯到树梢，只有若干绿枝在那里抚弄着阳光。地上：影子哺乳着影子，沼泽在生长。

但开阔地里的草苍翠欲滴，生机勃勃。这里有许多像是有人故意安放的大石头。它们一定是房基，也许我猜错了。谁在此生活过？没人能回答。他们的名字存放在某个无人查阅的档案里（只有档案永远青春不朽）。口述的传统已经绝迹，记忆跟随着死去。吉普赛人能记，会写的人能忘。记录，遗忘。

农舍响着话音。这是世界的中心。但住户已经死去或正在搬迁，事件表终止了延续。它已荒废多年。农舍变成了一座狮身人面像。最后除了基石，一切荡然无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到过这里，但现在我必须离去。
我潜入灌木林。我只有像象棋里的马一样纵横跳跃才能向前移动。不一会森林稀疏亮堂起来。脚步放宽起来。一条小路悄悄向我走来。我回到了交通网上。

哼着歌曲的电线杆子上坐着一只晒太阳的甲虫。翅膀收在闪光的盾牌后，精巧，像专家包打的降落伞。

晚秋小说的开头

渡轮散发着油味，某种东西像脑袋里顽固的思想不断作响。聚光灯打开。船向码头靠去。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下船。“要跳板吗？”不要。我踉跄地一步跳入黑夜，站在栈桥上，岛上。我感到全身潮湿，笨拙，一只刚爬出蛹的蝴蝶，手上的塑料袋像一对吊着的残疾的翅膀。我转过身，看见船和亮着的窗子飘走，然后摸索着回到空等已久的房屋。周围的房子全都空着……睡在这里很舒服。我平躺着，不知醒着还是睡着。几本我读过的书像老式的帆船经过，笔直朝百慕大三角开去，想消失得无踪无影……空气里响起一阵荒凉的声音，一只走神的鼓。一件风一再敲打但大地使之平静的东西。如果夜不仅仅是意味着光的缺席，如果夜确实是某件东西。那么，夜就是这声音。听诊器里心脏缓慢跳动的声音，心脏跳动一下，平静一下，继续跳动。仿佛动物正向边界作Z字形移动。或者某人从墙里往外敲打，某个属于另一个世界但留在这里的人，使劲敲打，想返回。太晚了，来不及入地，来不及升天，来不及上船……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明天早晨

我将看见黄金的树叶刷刷抖动。一团爬行的树根，长着脸的石头。森林充满了误船的我所钟爱的怪兽。

给马兹和莱拉

子午线静静躺在萨摩亚和汤加之间，但午夜线滑行着越过海洋、岛屿和草棚的屋顶。他们在那里，在世界的另一头睡觉。维尔姆兰此时是中午，一个阳光灿烂的初夏——我已经扔掉行李。在天空中游泳，多蓝的空气……这时我突然看见湖对面的山峦：它们被砍伐一空，就像做大脑手术的病人那剃光的头门。它们一直在那里，但我现在才发现。马眼罩，脖子抽筋……旅行在继续。此时风景充满了划横和线条，像旧时的雕刻。微小的人物在蚁穴般的山丘上活动，村庄也是一道道线。每个蚁人都拖着自己的线朝那巨大的雕刻涌去。没有真正的中心，但都活着。另一点：人形微小但都有面孔，雕刻家赋予了他们，不，他们不是蚂蚁。这里大多数的人都很简单，但都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普洛特斯相反，他是一个现代人，能流利自如地使用不同的风格表达自己，或“直截了当”，或“含而不露”，取决于眼下是什么圈子。但是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躲闪自己的名字就像妖怪躲闪如来佛的照妖镜。他们，三头六臂的公司和国家，也并不要求他会写自己的

名字……旅行在继续。这幢房里住着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突然绝望起来，用枪向飞过草坪的挂毯作准点射击。午夜线在靠近，它快跑完了半圈。（别说扭转钟表！）疲惫将涌入太阳留下的洞穴……我从未经历过瞬息的钻石在世界脸上划出一道不朽的口子。不，那是磨损，抹去明亮陌生微笑的无休止的磨损。但某种东西正重新露面，它被“磨”了出来，模样开始接近微笑，没人不知道它的价值。无法知道。这是我每次写作时，一个猛地抓住我手臂的人。

自1947年冬

白天学校那聋哑拥挤的城堡
傍晚我返回路牌下的家
没有嘴唇的低语到来：“梦游者，醒来！”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空间

五层楼，朝花园的房屋。灯
每夜都在惊恐的环里燃烧
我坐在床上，圆睁着眼睛，看见
精神病患者思想的影像，影像

好像应该如此
好像最后的童年已被打碎
为了穿越铁栏
好像应该如此

我读玻璃之书，但看到的是别的
穿过墙纸的斑点
那是活着的死人
他们想叫人画自己的肖像！

直到黎明垃圾车开来
楼下的垃圾箱发出砰砰的响声
后 院 这 恬 静 的 灰 色 之 钟
把我敲入睡眠

舒伯特

一

纽约城外夜色中的一个地方，一个一眼能收览八百
　万人家的景点
远处，巨城像一条闪光的长长的飘带，一座螺旋状边
　侧的银河
咖啡杯在那里雀跃过柜台，橱窗默对着行人，一片不
　会留下痕迹的鞋子
救火梯在攀爬，电梯门慢慢合上，人声在带警锁的门
后汹涌起伏
打着瞌睡的身子蜷缩在地铁车厢里，一座呼啸着奔
　驰的僵尸陈列馆
我知道——无须统计——此刻有一间屋子正在弹奏
　着舒伯特
对于某个人，音乐比其他的东西更为现实

二

人脑无穷的天地收缩成一只拳头大的尺寸
燕子在四月返回同一教区同一牛栅屋檐下的去年的
　巢穴

它从特兰斯瓦尔起飞，飞过赤道
六个星期穿过两个大陆
直奔消隐在陆地里的黑点
从五根弦寻常的和音里捕捉一生信号的他
让河流穿过针眼的他
是一个来自维也纳，被朋友们称做“蘑菇”的年轻矮胖的先生
每天早晨他准时坐在写字台前
于是五线谱奇妙的蜈蚣在那里开始爬行

三

五根弦在拨弄。我穿行地面温暖富有弹性的森林
蜷曲成胎儿，睡去，轻轻滚入未来，突然感到植物有着丰富的思想

四

我们必须相信很多东西，才不至于度日时突然掉进深渊
相信挂在村庄山崖上的积雪，相信无声的许诺，默契的微笑
相信噩耗与我们无关，刀光不会在心野闪现
相信车轴能在放大三百倍的钢铁蜜蜂的公路上带我们向前
事实上，这些东西并不配我们的信赖
五根弦说我们可以相信别的
相信什么？相信别的。它们跟我们朝那里走了一

段。如同灯光在楼梯处熄灭，手追随着——用信赖——

黑暗中那识途的盲眼的扶手

五

我们挤在钢琴前面，四只手在弹奏着f小调
两个车夫坐在同一驾驶座上，显得有点滑稽
手来回地搬动喧响的重量
仿佛我们正在摆弄平衡力
打破秤杆冷酷的平衡：痛苦和欢乐半斤八两
“这音乐气吞山河！”安妮说。她说得好
那些妒忌地睨视行为者的人，那些因自己不是凶手而鄙视自己的人
他们在这里会感到陌生
那些买卖人命、以为谁都可以用钱购买的人，他们在这里会感到陌生
这不是他们的音乐。悠长的旋律在变化中保持着本色
时而明丽轻柔，时而粗糙强大。蜗牛的足迹和钢绳
固执的哼吟跟随着我们
向深处
走去

画　　廊

我躺在欧洲3号公路的汽车旅馆里
这里有一种我从前
在收藏东方文物的博物馆里嗅到的气息

一堵明亮的墙上挂着西藏、日本的面具

但此刻不是面具而是面孔

它们从遗忘的白墙挤出
为了呼吸，为了追问
我醒着，看着它们奋斗
消失，重来

有的互借特征，互换面孔
在我的深处
做着遗忘和记忆的交易

它们从遗忘那新漆的表层——白墙
挤出
它们消失，重来

这里有一种不把自己叫做痛苦的痛苦

欢迎到这些真正的画廊来！
欢迎到这些真正的古战舰来！
这些真实的铁栏！

一个把人打瘫痪的练武青年
仍 在 做 着 发 财 的 美 梦

女人买了又买
为了填饱跟在她身后
张 着 大 嘴 的 空 虚

X先生不敢离家半步
一道黑色的人心栅栏
横在他
和不断滚动消失的地平线之间

她从卡累利阿逃来
她笑容可掬……
她出现了
但喑哑，呆滞，一尊巴比伦雕像

就像我十岁时夜里回家
楼 梯 的 灯 已 经 关 灭

但电梯亮着，电梯
像穿越黑色深底的潜水钟上升
一层接一层，幻觉的面孔
紧贴着铁栏

但此刻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面孔

我躺成一条交叉的马路

许多人从白雾中走来
我们曾擦肩而过！

一条散发石灰酸气息的明亮的长廊
轮椅。车祸后
学习说话的十岁女孩

他试图在水下叫喊
世界冰冷的液体
涌入他的鼻子和嘴

麦克风里的声音说道：速度就是权力！
速度就是权力！
表演吧，表演决不能中断！

事实上，我们一步步僵硬地移动
如日本传统戏里的角色

戴着面具，吼叫着唱道：我，这是我！
一条卷起的毯子
代表被击垮的人

一位艺术家说：以前我是行星
有着浓密的大气层
外来的射线在那里碎成彩虹
雷雨在里面不停地不停地冲撞

而今我已熄灭，枯竭，洞开
失去了天真
我既有火的一面，又有冰的一面

没有彩虹

我躺在这间敏感的屋里
许多人想穿墙而入
但多数人被挡在了外面
他们被遗忘那白色的喧嚣吞没

匿名的歌声沉入墙壁
没人愿意听的羞涩的敲门声
长长的叹息
我那无家可归、四处爬行的陈旧的回答

听见社会在作机械性的自责

大电扇的声音
像人造风
在六百米深的矿道里喧嚣

我们的眼睛在绷带后睁大

如果我能让他们明白
脚下的震动
意味着我们正置身在一座桥上………

我必须经常站着不动
我是马戏团里飞刀者的搭伴
我愤怒时扔出的问题
呼啸着飞回

没有击中，但死死钉住
我那粗糙的轮廓
它们在我离开时仍留在那里

我必须经常沉默。自愿地！
因此“最后的一句话”一次次重复
因此“你好”“再见”
因此那天就是今天
因此空白处最后越过边缘
淹没文字

我在梦游者的汽车旅馆里躺着
这 里 ， 许 多 脸 已 经 绝 望
另一些在经历遗忘的朝圣后
丢失了特征

它们呼吸消失奋斗着归来
它们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
它们想触及公正的圣像

有过，但很少——
我们中的某个人确实看到了对方

某人像从照片上突然出现
但比照片清楚
背景处
有件东西比他的影子更大

他站在一座山前
山更像蜗牛的躯壳
躯壳更像一幢房屋
不 是 房 屋 ， 然 而 有 许 多 房 间
模糊，但令人惊讶
他在它那里生长，它从他体内长大
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迷宫

摄氏零度以下

我们参加了一个并不爱我们的晚会。最后晚会拉下面具，露出真相：一个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冰冷的雕像站在迷雾笼罩的铁轨上。一支粉笔涂完了车厢的大门。

这是不能明说的，但这里存在着许多受压的暴力。因此细节十分沉重。想看其他的东西也同样十分困难：反射的阳光在墙上移动，滑行着穿越跳闪着没有感觉的脸的森林，一句从未写下的圣经：“到我这里来吧，我和你一样，也充满了自相矛盾。”

明天我将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像一根墨蓝色的大滚轴，我将呼啸着穿过晨雾奔向那里。猎户星座悬挂在冻土上空，一群等待上学的孩子静静地站着，一群没人乞求的孩子。光缓慢地生长，如同我们的头发。

船——村庄

一条葡萄牙渔船，蓝，船底的波浪卷起大西洋一角
远处，一个蓝点，我在那里——船上六人没有发现我
们一共是七个

我见过这种船的建造，它躺着，像一把没有弦的奇大
　的诗琴
躺在荒谷：村庄，人疯狂地洗着，洗着，忍耐，忧伤

岸被人群弄黑。聚会在解散，高音喇叭被搬走
士兵领着发言人的奔驰车穿越人群，敲打车皮的词

黑色的山

汽车驶入又一道盘山公路，摆脱了山的阴影

　朝着太阳向山顶爬去

我们在车内拥挤。独裁者的头像也被裹在

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

死亡胎记用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回　　家

电话交谈流入黑夜，在村庄和市郊闪烁
然后我不安地躺在旅馆的床上
我像指南针上的指针
心脏狂跳的越野赛跑者带着它穿越森林

久旱后

奇异的傍晚，夏天露出了灰色
雨悄悄走下天空
轻轻降落在地上
好像在捕获一个沉沉的睡者

水波在港湾的表层喧腾
这是惟一的表层——
其他都是高处，深底
上升和下沉

两棵松树
凌空跳起，继续敲打空心的信号长鼓
城市和太阳消隐
雷霆在细长的草中

你可以给蜃楼岛打电话
你可以听到灰色的声音
铁矿是雷霆的蜜
你可以和自身的密码一块儿生活

局部森林

去那里的途中响着一对受惊的翅膀。这是一切。你独自走向那里。这是缝隙组成的建筑，一座总在摇晃但不会倒塌的房屋。千百个太阳从缝隙飞入。被颠倒的重量定律主宰着光的游戏：房子根植于天空。东西坠落时，总向上。你可以在那里转身。你可以在那里哀叹。你可以面对一些被包起的陈旧的真理。它们，我深处的角色，在那里飘荡，垂挂，像美拉尼西亚某个岛上祭祖台上干枯的头颅。一个天真的光环笼罩着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祭品。森林是多么地温和。

丰沙尔

海边的鱼味馆，简单，一间遇难者建造的小屋。许多人在门口转身，但海风没有。一个影子站在冒烟的棚里，用亚特兰蒂斯古老的烹调法煎着两条鱼，蒜轻轻地爆着，油流进西红柿片。每一次咀嚼都说海洋愿我们无恙，一声深处的吟唱。

她和我的目光相遇。像攀缘野花盛开的坡地，没有丝毫的倦意。我们在动物的一边，欢迎，不要衰老。但我们一起历经了沧桑，我们铭记在心，还有那些我们分文不值的日子（排队为优渥的大人献血——他要输血），那些让我们不是结合就是分开的事情。那些我们都已经忘记的事情——如果它们没有忘记我们！它们变成了黑暗和明亮的石头。一幅消散了的镶嵌画里的石头。但此刻：碎片飞到了一起，镶嵌画再次组成。它等待着我们。它在旅馆的墙上发光，一种粗暴温柔的图案，也许是一张脸，解衣时顾不得这一切。

黄昏，我们走出去。海角暗蓝色的巨爪被扔在海上。我们进入人流，友好地摩擦而过，柔和地控制，大

家急切地讲着陌生的语言。“谁也不是孤岛。”我们因他人强大，但也因自己。因他人无法看见的内心的东西。它只会和自身相遇。这最深处的矛盾。车棚里的花。对付善良的黑暗的通风口。空杯中冒泡的饮料。播放静谧的高音喇叭。脚步过后重新被草覆盖的小路。只能在黑暗中阅读的书籍。

野蛮的广场（1983）

管风琴音乐会上的休息

管风琴停止了演奏，教堂死静一片
　　但仅仅是几秒钟
一只更大的管风琴，那低弱的咆哮
　　从外面的街上涌入

哦，我们被沿着大教堂墙壁移动的
　　汽车的咕噜包围
外部世界带着弱音那搏斗的影子
　　像 一 部 透 明 影 片 闪 过

我听见脉搏在寂静中跳动，好像它
　　是 这 些 声 音 的 一 部 分
我听见循环的血液，这躲在我身上
　　我带着走动的瀑布

和我的血一样亲近，和一个四岁的
　　记忆一样遥远
我听见重型卡车开过，使这堵六百年
　　古老的墙壁抖动

这里和那些可成为母亲怀抱的东西
　　不同，但我此刻仍是个孩子
听见大人们在远处说话，胜者和败者
　　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稀落的听众坐在蓝色的长椅上，柱子
　　挺拔，像奇异的树：
没有根（只有共同的地板），没有树冠
　　（只有共同的屋顶）

我重温着一个梦。我独自站在墓中
　　我看到的地方到处是
闪亮的石南。我在等谁？一个朋友，他为什么
　　没来？他已在这里

死亡从下面，从地上，把光慢慢开大。荒野的
　　紫色，不，没人见过的
色彩越变越亮……直到早晨的黯光
　　呼啸着穿透眼皮

我醒成那个巍峨的“可能”，它抱着我
　　穿越摇摆的世界
所有使世界抽象的做法注定会失败
　　就像给风暴画脸

家里的书架上站着一米长全知的百科

我学会了读它
但每个人都应该写自己的百科，它
在所有灵魂里生长

它从生一直写到死，数万页纸
紧紧地贴着，但之间
仍有空气！就像森林里抖动的
树叶。矛盾的经书

那里的东西时刻都在改变，图像
自动修正，词语
闪跃；一阵波浪盖过全文，并被新的
波浪接替，被新的……

自1979年3月

厌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触到雪地里鹿蹄的痕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记忆看见我

六月的一个早晨，醒来太早
但回到梦中为时太晚

我必须走入住满记忆的
绿色之中，记忆用目光跟踪我

它们是看不见的，它们完全
和背景融化在一起，善变的蜥蜴

它们如此之近，我听见它们的呼吸
尽管鸟的歌声震耳欲聋

冬天的目光

我像一把梯子倾斜着，把脸
伸进樱桃树的第一层楼
我在被阳光敲响的色彩的钟里
我比四只喜鹊更快地消灭了殷红的果子

突然我被一阵远方的寒流击中
瞬息发黑
如树干上的斧痕坐着不动

一切已为时太晚。失去面目的我们开始慢跑
下去，进入古代的下水道
隧道。我们在那里漂游了几个月
一半是工作，一半是逃亡

短时的祈祷。一只盖子在我们头顶上打开
幽暗的光束洒落
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穿过阴沟的盖子

车　站

火车已经到站。一节节车厢停立在这里
可是门没有打开，没有人上下
究竟有没有门？车厢里
被关着的人拥挤着来回走动
他们从坚实的窗子向外张望
外面，一个拎锤子的人沿车走动
他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响声。但就在这里！
这里发出奇异的声响：一阵轰鸣的雷霆
一阵大教堂的钟声，一阵周游世界的船声
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石头托起
一切都在歌唱。你们将记住这些。继续旅行吧！

对信的回答

在书桌的底层抽屉里我找到一封二十六年前收到的信。一封惊恐中写成的信，它再次落到我手上时仍在呼吸。

房子有五扇窗户：明亮恬静的日光在其中四扇窗上闪耀。第五扇窗对着黑色的天空、雷电和暴风雨。我站在第五扇窗前。那封信。

有时，星期二和星期三之间的深渊会扩展，但二十六年却转瞬消逝。时间不是直线，而是一座迷宫，你在适当的地方贴着墙，会听到匆忙的脚步和话音，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头走过。

这封信回复了吗？我记不得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海的无数门槛继续漂游。心脏一秒一秒地继续奔跳，如同八月之夜潮湿草地上的蟾蜍。那些未曾答复的信高高聚集一起，像预示暴雨的卷层云。它们遮暗了阳光。有一天我将回答。那时我已死去，终于能集中我的思绪。或至少远离这里，从而能够重新发现自己。那时我刚抵达那座

都市，漫步在125号街上，一条风中垃圾飞舞的大街。我爱在人群中闲逛，消隐，一个字母T沉入无边的文章的海洋里。

冰岛飓风

不是地震，而是天摇，被捆绑的特纳也许能画出它。

一只孤单的手套刚飞旋而过，离它的手好几公里。

我将在逆风中走向田野对面那所房屋。我在风中飘荡。我照了透视，骨骼呈交了辞职申请。恐惧在增长，我摇晃着前进，我在下沉，我在下沉，沉到干燥的陆地。多么沉重啊，我突然拖起的一切，多么沉重，对一只拖着平底船的蝴蝶！终于到了。最后与门搏斗。现在到了里面，现在到了里面。在巨大的玻璃窗背后。玻璃岂不是奇特而伟大的发明——贴近而不受伤害——外面一群透明的巨人短跑运动员在岩浆的平原上奔跑。但我不再飘荡。我坐在玻璃的背后，平静，我自己的肖像。

银莲花

走火入魔——没有比之更容易的了。这是大地和春天最古老的圈套：银莲花。它们有些出人意料。它们在目光一般忽略的地方从去年褐色的落叶中探出身子。它们在燃烧，飘荡，是的，飘荡，这取决于色彩。这种冲动的紫色眼下毫无重量。这里充满了沉醉，但屋顶很低。“功名”——无足轻重！“权力”和“发表”——滑稽可笑！它们甚至在尼尼微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热闹而嘈杂。屋顶很高——水晶的吊灯如同玻璃的兀鹰悬挂在所有的脑袋上。银莲花为取代这一堂皇、喧嚣的死胡同，开辟了一条通往真正宴席的死静的暗道。

蓝房子

这是个阳光明丽的夜晚。我站在稠密的树林里，打量远方那烟蓝色墙壁的房屋。我仿佛刚刚死去，用新的角度看它。

房子已度过了八十多个夏天。它的木头用四分的欢乐和三分的痛苦进行过防水处理。房客一死，房子便重新漆刷一遍。死者自己漆，不用刷子，从里面。

另一头是开阔的坡地。过去是花园，如今已经荒芜。平静的杂草的波浪，杂草的宝塔，汹涌的文章，杂草的《奥义书》，杂草的海盗船队，龙头，长毛，一个杂草帝国！

一支飞去来器的阴影在荒芜的花园里呼啸。这与很久以前住在这房子里的那个人有关。几乎还是个孩子。一股冲动，一种思想，一个意志从他那里走来：“创作？画画？以便逃脱自己的命运。”

房子像一幅儿童画。一种起替代作用的幼稚出现

了，因为有人过早推托了当孩子的任务。打开门，走入。屋顶动荡，墙壁安稳。床头挂着一幅业余画家的画，画面上，一条十七张帆的船，镀金的框子无法阻挡的汹涌的浪头和风。

里面总是清晨，在岔路之前，在绝对的选择之前。谢谢这次生命！但我仍然怀念选择。一切蓝图都想变成现实。

一条机帆船驶出远方夏夜的地平线。欢乐与痛苦同时在露珠的放大镜里膨胀。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而只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姐妹船，在一条截然不同的航道上走着。当太阳在岛屿的背后燃烧。

人造卫星的眼睛

地面粗糙，没有镜子
只有最粗劣的精灵
能在那里照见自己：月亮
和冰川时期

请在浓雾中靠拢！
沉重的云，拥挤的大街
呼啸的灵魂之雨
一座座兵营

一九八〇

他的目光在报纸上跳跃着移动
波动的感情冰冷，被误作了思想
只有深度的催眠才能让他成为另一个我
他那隐身的妹妹，一个和千百万人叫喊
“绞死国王！”的女人——而国王已死——
一个游行着的虔诚、充满仇恨的黑帐篷
圣战！两个不会相遇的人料理着世界

黑色明信片

一

台历已被写满，未来难测
电缆哼着一支没有祖国的民歌
雪落在铅静的海上。阴影
在码头上搏斗

二

生活中，死亡有时会来
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
生活在继续。但尸衣
在无声中做成

火的涂写

阴郁的日子我的生命发光
只要和你做爱
如同萤火虫点亮，熄灭，点亮，熄灭
——隐约地，你能跟踪它们
那蜿蜒在黑夜橄榄树下的路

阴郁的日子灵魂消沉，枯萎
但躯体笔直走向你
夜空哞哞嘶叫
我们偷挤宇宙的奶苟活

许多脚步

圣像被埋在地里，脸朝上
大地被鞋
和车轮践踏，被千百个脚步
被千万个怀疑者沉重的脚步

梦中我走入地下一个闪光的水塘
一次波澜壮阔的礼拜
多么灼热的渴望！多么愚蠢的期待！
我头上是几百万怀疑者的践踏

尾　　曲

我像一只铁锚在世界的底部拖滑
留住的都不是我所要的
疲惫的愤怒，灼热的退让
刽子手抓起石头，上帝在沙上书写

寂静的房间
月光下，家具站立欲飞
穿过一座没有装备的森林
我慢慢走入我自己

梦的讲座

地球上四十亿人
人人睡着，人人在做梦
每一个梦都拥挤着脸和躯体——
梦中的人比我们更多
但他们不占据位置……
有时，你在剧场里打瞌睡
在戏演到一半时奄下眼皮
瞬间的双重曝光：舞台
它的前面被梦包围。
舞台随后消失，它是你
这诚实的深处的剧场！
这费尽心机的
导演的神秘！
那些无休止的角色的研究……
一间卧室。夜
黑暗的天空从卧室穿过
睡者扔下的书
仍翻开着
带着枪伤躺在床边
熟睡的眼睛在动

它们追踪另一本
被照亮，迅疾的古书上
那篇没有文字的作品——
印在眼皮城堡内墙上的
一本惊心动魄的喜剧
只有一本。只有现在才有！
明天将被全部抹去。
这巨大浪费的神秘！
毁灭……如同游客
被穿制服的人拦住——
他们打开他的相机，挖出胶卷
让阳光绞杀他的底片：
梦就这样被天光吞噬
是毁？是隐？
有一种持续不断
超越视线的梦。照亮其他眼睛的光
一个弯腰的思想在那里学步的区域
脸和躯体重新分组
我们走在街上
走在烈日下的人群中
但站立在街两旁的
黑暗的建筑物里
有我们所看不见的
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人
有时，他们中的某一个走向窗口
向我们投下目光

手　　迹

注脚处而不是标题处的人物。我置身那条深长的走
　廊
假如右手不是像电筒一样照耀
走廊将漆黑一片
光落在墙上的文字上
我打量它们
如潜水员打量流动的深处那跳闪的沉船的名字：
ADAMILEBORGH，1448。谁？
他让管风琴展开笨拙的翅膀，上升——
它飘了约一分钟
多么成功的实验！
墙上写着：MAYONE，DAUTHENDEY，KAMINSKI
光落在一个又一个名字上
墙已被涂满
这是那些消失殆尽的艺术家的名字
注脚处的人物，不再被演奏，被遗忘了一半，不朽的
　无名之徒
刹那间他们仿佛一起在低声说着自己的名字
低语推涌低语，形成波涛，冲撞走廊
但并不把人撞倒

此外，这里不再是一条走廊
既不是墓地也不是集市，而是两者兼有
这甚至像一间暖房
这里有充足的氧份
注脚处的死者能大口地呼吸，像以前那样从属于循环系统
但他们省去了许多东西！
他们省去了吞食权力的道德
他们省去了黑白格里的游戏，那里糜烂的尸体是惟一不朽的东西
他们在疗养
那些不能得到的人
他们仍然在付出
他们铺开一小段辉煌忧郁的挂毯
然后把手松开
有的默默无名，他们是我的朋友
但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像旧教堂碑上的石人
那些我们碰过的温和或严厉的浮雕
在地板上消失的形象和名字
但那些真正想把自己从名单上划去的人
他们并不待在注脚的区域
他们走入止于遗忘和安宁的下跌的事业
彻底遗忘。这是一种
寂静中完成的考试：跨越界线，没人看见……

嘉里隆①

女主人蔑视自己的顾客因为他们想住在她破旧的旅馆里

我的房间在二层的拐角处：一张糟糕的床，天花板上挂着一只灯泡

奇怪，沉重的窗帷上，三十万只隐形的螨虫在作浩荡的进军

窗外，步行街拖着

缓慢的游客，迅疾的学生，穿工装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的男人

自以为使地球转动的人，相信随地球的爪子无奈飘移的人

一条我们大家穿行的大街。哪里是它的尽头？

房间惟一的窗户朝着另外的东西：野蛮的广场，一块发酵的地面，巨大的抖颤的表层，有时人群熙攘，有时荒无人迹

① 嘉里隆（carillon），教堂的乐钟。

我内心世界在那里物化，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希望
那些到头来还是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的岸很低，只要死亡上涨二公分，我就会被淹没

我是马克西米连①。时值1488年，我被关在布鲁格
因为我的敌人计谋已尽——
他们是邪恶的理想主义者，我无法描述他们
在恐怖的后院所干的勾当，无法把血点化成墨

我也是穿工装拖着自行车在街上走动的男人
我也是暴露者，一个时走时停
让目光在旧画被月光烧白的脸和舞动的布料上漫游
　的游客

没人决定我该去哪里，至少我本人，但每一步都必然
　所至
在石化的战争中漫游
那里个个刀枪不入，因为个个都已死去！

积满尘垢的落叶，城墙的开口
花园小径石化的泪珠在鞋跟下沙沙作响……

突然我仿佛踩到了报警线

① 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458—1519），德国皇帝。

钟在匿名的塔楼里敲响
嘉里隆！布袋的缝口裂开，钟声在弗朗登上空回荡
嘉里隆！钟那鸽子般嘟哝的铁，圣歌，流行曲
一的一切，空气中战栗的书写
手指抖颤的医生开了一个药方，没人能读懂，但
  字体可辨

钟声飞过屋顶，广场，绿草，绿荫
敲打活人和死者
无法把基督和反基督分开！
钟声最后飞送我们回家

他们已经安静

我返回旅馆：床，灯，窗帷
我听见奇怪的响声，地下室拖着身子在上楼

我躺在床上，伸开双臂
我是咬住深底，拴住浮在上面巨影的铁锚
我从属于那无疑比我更重要的巨大的匿名物

步行街在外面走动，我脚步在这条街上消亡
以及那些写下的文字，我给寂静的序言，那反转的圣
诗

莫洛卡夷

我们站在悬崖上，麻风病人住地的屋顶在我们脚底
　下闪烁
我们能够下去，但黑暗到来前无法返回
所以我们转身穿越森林，走在长长的蓝色针叶里
这里很静。这是兀鹰到来前的宁寂
这是一座宽恕一切，却忘不了一切的森林
达米恩用爱选择了生活和遗忘。他得到了死和赞美
但我们从错误的角度看到了这一切：把石丘看成了
　司芬克斯的脸

为生者和死者（1989）

被遗忘的船长

我们有许多影子。我走在
九月夜晚的回家路上，Y
从躺了四十年的坟墓里走出
与我结伴

起初他空如虚影，只是个名字
但他的思想
比时间走得快
并追上了我们

我把他的眼睛放在我的眼睛里
于是看到战争的海洋
他驾驶的最后的那条船
在我们的脚底下生长

前前后后爬动着大西洋的船队
有的将幸存下去
有的被打上了记号
（看不见的记号）

失眠的昼夜竞相交替
但与他无关——
救生衣穿在油布大衣下
他没有回家

一阵内心的哭泣
让他的血在加的夫的一家医院流尽
他终于躺下
变成地平线

再见，时速十一迈的船队！再见1940！
世界史在这里结束
轰炸机悬挂在空中
石南的野地开花

一张世纪初的照片展示一道海岸
六个穿盛装的男孩站在那里
他们手捧帆船
多么严肃的表情！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船变成了生死
而描述死者
也仅仅是游戏
因将到的东西而变得沉重

六个冬天

1

黑色旅馆里睡着一个孩子
外面：冬夜
眼睛睁大的骰子在滚

2

一群死了的精英
在卡特丽娜公墓上石化
风摇动身上斯瓦尔堡的盔甲

3

战争的冬天。我卧病躺在床上
窗外长着巨大的冰挂
邻居，一节鱼叉。不可解释的记忆

4

冰从屋檐下垂落
冰挂：倒置的哥特式
抽象的家畜，玻璃的奶头

5

边侧轨道：一节空车厢

寂静。盾徽一般
爪子紧抓住旅行

6

今夜雪雾，月光。月光的海蜇
在我们眼前飞舞。我们的笑
走在回家的路上。销魂的林荫路

巴特隆达的夜莺

夜莺北侧的绿色午夜。沉重的树叶痴迷地挂着。耳
聋的车辆朝霓虹灯的光线飞驰。但夜莺的歌声并
没有躲开，它的穿透力就像雄鸡的啼鸣，美但不做
作。我在监狱里，它拜访我。我生病，他来看我。
当时我没注意，但现在，时间从太阳和月亮那里汹
涌直下，流入滴答作响的同样的钟表。但这里并
没有时间。只有夜莺的婉转，那朴素悠扬的歌声
磨着夜空明亮的镰刀。

四行诗

五月的森林。我一生在此作怪:
　　无形的搬迁。鸟声——
　　　　宁静的水洼里蚊卵
　　　　　　疯狂舞蹈的问号

我逃向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词语
　　冰冷的海风，冰龙
　　　　在艳阳下舔我的颈背
　　　　　　搬迁的火焰清凉

儿　　歌

我是木乃伊，静静躺在森林蓝色的棺材里

　　躺在轰鸣不息的马达声、橡胶和柏油里

白天发生的事下沉，教训比生活沉重

手推车靠着独轮滚动，我靠着旋转的心理漫游

　　但现在思想停止了回旋，手推车获得了翅膀

很久很久以后，天空变黑，一架飞机到来

　　乘客将看到脚下的城市如哥特人的黄金闪耀

上海的街

1

公园里这只白色的蝴蝶被许多人读过
我爱这只雪蝶仿佛它是真理飞舞的一角

黎明时人群奔醒我们宁寂的星球
公园到处是人。人人都长着八张玲珑的脸，以对付
　各种情况，避免各种过失
人人都有一张无形的脸，映印着“秘而不宣”的东西
它在疲惫时出现，并像蝰蛇酒一样腥涩，回味不止！

鲤鱼在池中不停地游动，它们边睡边游
它们是信仰者的楷模：运动不息

2

中午时分。鱼贯而至的自行车上空
洗过的衣服随灰色的海风飞舞。请注意两侧的迷宫！

我被无法解读的文字包围，我是一个十足的文盲
但我支付了我所应该付的，东西都有发票

我攒集了如此多无法辨认的发票
我是一棵老树，挂满了不会掉落的叶子！

一阵海风使这些发票沙沙作响

3

黎明时人群踩醒我们宁寂的星球
我们都在街的甲板上，像在渡船甲板上一样拥挤
我们将去哪儿？茶杯够吗？我们因踏上这条街的甲板而感到幸福！
这是幽闭症诞生的一千年前

这里每人背后都有一副十字架，它飞着追赶我们，
超越我们，和我们结合
某个东西在背后跟踪我们，监视我们，并低声说：
“猜，他是谁！”

我们在阳光下显得十分快活，而血正从隐秘的伤口
流淌不止

欧洲深处

我，两扇闸门之间漂浮的黑船
在城市醒来时停泊在旅馆的床上
无声的警报和灰色的光芒涌入
把我慢慢抬到另一个高度：早晨

被窃听的地平线。他们想说什么，死者
他们吸烟但不再饮食；呼吸但没有声音
我将像他们中的一个匆匆穿过大街
变黑的大教堂，重如制潮的月亮

传　　单

无 声 的 疯 狂 在 向 墙 内 涂 写
果树开花。杜鹃啼叫
这是春天的麻醉。无声的疯狂
在 车 库 倒 写 着 自 己 的 口 号

我们熟视无睹，笔直如深处
胆小的海员手中的潜望镜
这是分秒之战。燃烧的太阳
站在痛苦寄存处医院的上空

我 们 被 活 活 地 钉 入 社 会
有 一 天 我 们 将 摆 脱 一 切
我们将感受翅膀下死亡的空气
并 变 得 更 加 温 顺 ， 野 蛮

室内无边

这是1827年春。贝多芬
升起他的死亡面具，扬帆起程

欧洲风车在转
大雁向北飞行

这里是北方，这里是斯德哥尔摩
游动的宫殿，破旧的木房

皇家壁炉旁的火柴
从立正倒塌为稍息

这里有和平，疫苗和土豆
但城里的井呼吸急促

带马桶的轿子像太师椅
一把把抬过夜晚的北桥

女郎，流民，绅士
鹅卵石使他们摇晃

黑鬼抽烟的广告
站着巍峨不动

如此多的岛屿，如此多的人
在逆流中划着隐形的桨！

航道洞开，四月，五月
蜂蜜垂滴的温馨的六月

炎热向远处的岛屿走去
村庄的门户打开。但有一扇例外

蛇钟指针舔着寂静
礁石炫耀着地质的耐心

事实如此，或几乎如此
这是一个昏暗的家史

记载着被一颗魔弹
击中灵魂的爱里克

他来到城里，遇上一个敌人
愤恨交加地返回家去

整个夏天他躺着

墙上的工具为之叹息

他醒着，听见月光的伙伴
灯蛾那羊绒似的飞舞

他心衰力竭，徒劳依偎
浑身是铁的明天

深处的上帝从深处呼唤
“解救我，解救你自己！”

行动变成内省
他被拆散，组合

风吹起，玫瑰
抓着遁逝的光芒

未来洞开，他看见
自动摇晃的万花筒

看见未出生的亲戚的脸
在那里模糊地晃闪

他那歪斜的目光
击中在华盛顿漫步的我

这里只有一半的柱子
支撑着巍峨的白色大楼

火葬场模样的建筑
穷人的梦在那里化为灰烬

温和的山坡耸立而起
并悄悄变成深渊

维梅尔①

没有安全可靠的世界……就在墙后警报开始
笑声和争吵，牙齿眼泪钟声
精神失常的小舅子，众人不寒而栗的死神

大规模爆炸，姗姗来迟的援救的脚步
港口趾高气扬的船只，钻错口袋的钱
堆在要求上的要求
预感战争而浑身冒汗的喑哑鲜红的花瓣

那些叫“音乐课”
或“读信的蓝衣女人”的油画
从那里穿墙进入明朗的画室
进入能活数百年的分秒——
她怀孕八个月，两颗心脏在她体内蹦跳
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皱折的“陌生世界”地图

慢慢呼吸……一种陌生蓝色物质被钉在椅子上

① 维梅尔（Vermer van der Meer,1632—1675），荷兰画家。

金瑁以惊人的速度飞入
骤然停住
仿佛它们从没有移动过

遥远的声音在耳边震响
这是墙的另一头的压力
它使事实轻飘
使画笔稳重

穿墙是痛苦的事，会让人生病
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
世界只有一个，但墙……
墙是你的一部分
你也许知道也许并不知道，但这是人人必须面对的事实
除了孩子。墙对他们并不存在

晴朗的天空向墙弯下身
仿佛向空虚祈祷
空虚把脸转向我们
低语：
“我不是空虚，我是空旷”

罗曼式穹顶

雄伟的罗曼式教堂里游客在昏暗中拥挤
穹顶层叠，无法尽望
几支蜡烛在晃闪
一个没有面孔的天使抱住我
用低语穿透我的身体:
“自豪些，不要因为你是人而感到羞耻！”
你体内的穹顶正在层层打开
你不会完善，一切都已注定
我热泪盈眶
和尤纳斯夫妇、特纳嘉先生以及莎白蒂妮小姐
被推入阳光喧嚣的广场
穹顶在他们的体内层层地打开

短　　句

资本的建筑，野蜂的巢穴，少数人的蜜
他在那里就职。没人看见时，他在黑暗的通道里
展翅飞翔。他必须重新生活

女人肖像——十九世纪

声音室息于长裙。眼睛

追随着斗士。随后她也站在

斗兽场上。她自由吗？一个金框

紧咬住画面

中世纪主题

在我们着魔的表情里，骷髅
那牌王的面孔始终在等待着
太阳慢慢从天上滚过
棋在拼杀

灌木林一声理发的声音
太阳慢慢从天上滚过。棋
在平局中停止。在彩
虹的静里

航空信

为寻找信筒
我捧着信穿越城市
迷途的蝴蝶
在石头和水泥的森林里飞舞

邮票那飞翔的地毯
地址那颠簸的字母
加上我封好的真理
飞越过海洋

大西洋漾动的银子
厚厚的云朵
形似橄榄核的渔船
泡沫般惨白的伤痕

这里工作进展得很慢
我常常偷看挂钟
树影是贪婪的静里
那黑色的数字

真理就在地上
没人敢去捡取
真理就在街头
无人化为己有

牧　歌

我继承了一座我很少去的黑色森林。但一天，死者和活人换位的时刻到来。森林活跃起来。我们并非没有希望。那些最棘手的案子虽经过许多警察的努力，仍悬而未了。我们生活的某一角落也有一个悬而未了的爱。我继承了一座黑色森林，但今天我走入了另一座：明亮的森林。所有活着的都在歌唱摇头晃尾爬行！这是春天。空气十分强壮。我持有遗忘大学的毕业证书，而且两袖清风，像晾衣绳上的衬衣。

金翅目

慢缺肢蜥，这没脚的蜥蜴沿门庭的楼梯流动
宁穆威严，像一条美洲蛇，只是大小不同
天空浓云密布，但太阳破云而出。白天便是如此

早晨我妻子驱散了妖魔
就像南屋黑暗贮藏室的门打开，光汹涌而至
蟑螂箭般地箭般地窜向墙角，在墙上
消失——你看见又好像没看见——
我妻子就这样光着身子赶走了妖魔

好像它们从不存在
但它们重又返回
用那错接神经的老式电话线的千百只爪子

这是七月五日。羽扇豆舒展身子，好像它们想观看
　大海
我们在乞讨的教堂，在没有文字的虔诚里
仿佛那些死不宽恕的主教的面孔，刻错在石上的上
　帝的名字并不存在

我看见说话滴水不漏的电视布道者融集了大量的资金
但此刻他十分虚弱，必须靠保镖，一个裁剪精致、笑容紧如嘴套的年轻人来支撑
一个窒息喊声的微笑
一个被父母弃在医院床上的孩子的哭喊

神圣触碰到某人，点燃火焰
然后抽身离去
为什么？
火焰招惹着阴影，阴影飕飕飞舞
并和升腾的黑火融为一体。烟向四方扩散，黑色，呛人
最后只有黑烟，最后只有虔诚的刽子手

虔诚的刽子手向广场的人群倾斜
他在这面粗糙的镜子里能看见自己的面孔

最大的狂热者也是最大的怀疑者。对此他一无所知
他是这两者的同盟
一个想百分之百地暴露，另一个想销身隐迹
我最厌恶的就是“百分之百”这词！

那些只能待在自己正面的人
那些从不走神的人
那些从未打错门，并窥见“面目不可分辨”的人

离他们最好远一点！

这是七月五日。天空浓云密布，但太阳破云而出
慢缺肢蜥沿着门庭的楼梯流动，宁穆威武，像一条美
　洲蛇
慢缺肢蜥仿佛官场并不存在
金翅目仿佛偶像并不存在
羽扇豆仿佛“百分之百”并不存在

我熟悉深处，那里人既是囚徒也是主宰
就像帕尔西弗①
我常常躺在僵直的草丛里
看大地笼罩我
大地的穹隆
常常，那是生活的一半

但今天目光扔下了我
我的盲目踏上了征程
那黑色蝙蝠扔弃了自己，在夏日明亮的天空里飞翔

① 帕尔西弗，希腊神话人物。每年一半时间待在地狱里，一半时间待在地上。

悲哀贡多拉（1996）

四月与沉寂

春色荒凉
绒黑的沟
在我身边爬行
没有镜影

惟一闪耀的
是黄色花朵

我被我的影子拎着
像一把
黑 盒 里 的 提 琴

我惟一想说的
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
如 当 铺 店 里 的 银 子

危险的王国

局长俯下身子，打了一个叉
她的耳环像达摩克利斯头上的剑一样摇晃

就像娇小的蝴蝶隐入地面
魔鬼与翻开的报纸融为一体

一只无人佩戴的头盔夺揽了大权
乌龟母亲在水底下飞舞着逃遁

夜晚的书页

五月的夜晚，我借着
冰 冷 的 月 光 登 陆
花草灰暗
但芳息绿翠

我沿着色盲的夜
朝 山 坡 上 摸 去
白 色 的 石 头
向月亮传递信号

一段宽五十八年
长 几 分 钟 的
时间

我的背后
远离铅色水域的地方
是另一个岸
和统治者

那 些 用 未 来
替代面孔的人

悲哀贡多拉（之二）

1

两个老头，丈人和女婿，李斯特与瓦格纳
和同米达斯国王（把摸过的东西变成瓦格纳的男人）
　结婚的劳碌的女人
下榻大运河边
大海青色的寒冷挤入宫殿的地板
瓦格纳在劫难逃，他那有名的小丑的侧影比任何时
候都显得疲惫不堪
脸——一面白旗
贡多拉沉重地拉着他们的生命，两次来回，一次单程

2

一扇宫殿的窗户飞起，有人在这突起风中做了个鬼
脸
两个单橹强盗划坐的一条运垃圾的贡多拉在水上出
　现
李斯特写下几个合音，重得须寄给
帕图瓦矿物所去研究
陨石！

重得无法平息，它们下沉、下沉，穿越未来，抵达法西斯的时代
贡多拉沉重地拉着未来那龟缩的石头

3

城墙的开口面对1990

三月二十五日。为立陶宛担忧
梦见我参观一家大医院
没有职工。所有的人都是病人

梦见一个刚生下来的女孩
用完整的句子说话

4

在时代骄子女婿的身边，李斯特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绅士
这是件外衣
那验收面具的深处为他挑选了这一遮护——
那进入人体而不暴露真相的深处

5

阿贝·李斯特习惯在风雪和阳光里提着自己的行李
死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在车站等他
一次，一瓶才华横溢的白兰地在他执行任务时把他

拐走
他总有任务
一年二千封信！
小学生把写错的字重写一百遍才能够回家
贡多拉沉重地拉着生命，它简单而黑

6

回到1990

梦见我徒劳地行驶了200公里
一切被放大。麻雀大如母鸡
唱得我耳朵发聋

梦见我把钢琴的键盘
画在厨房的桌上。我弹奏它们，喑哑地
邻居们纷纷前来聆听

7

在帕西法尔演出时沉默（但在聆听）的钢琴终于开口
叹息……sospiri①

① sospiri：意大利语，叹息。

李斯特①在今晚演奏时，脚踩着大海的踏板

大海的青色力量穿过地板上升，和建筑的石头
融为一体

晚上好，美丽的深处！

贡多拉沉重地拉着生命，它简单而黑

8

梦见我上学迟到

教室里人人都戴着白色面具

无法知道老师是谁

① 1882年和1883年交替之际，李斯特拜访住在威尼斯的女儿科丝玛和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几个月后去世。李斯特在这时期创作了钢琴曲。（作者注）

有太阳的风景

太阳从房屋背后出现
停在街上
用红色的风
呼吸我们
因斯布鲁格，我必须离你而去
但明天
灼热的太阳
将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
半死的灰色森林中出现

东德的十一月

万能的库克罗普斯眼睛已隐入云雾
草在煤灰中摇曳

饱尝夜梦的鞭打
我们登上那辆
站站停靠
并下蛋的火车

十分宁静
教堂取水的钟桶
发出丁当声
某人坚定的咳嗽
呵斥着眼前的一切

一座石雕在挪动着嘴唇:
城市
这里充满了铁硬的误解
在售货员、屠夫
铁匠以及海军军官之间
铁硬的误解，院士

我眼睛发疼
它们曾在萤火虫的灯光下攻读

十一月在用花岗石糖果请客
居心叵测！
就像笑错了地方的
世界史

但我们听见教堂的钟桶
星期三
取水的丁当声

——是星期三吗？
而我们那里却是星期天！

自九〇年七月

这 是 场 葬 礼
我 感 到 死 者
比我更清楚地
阅读我的思绪

管风琴静默。鸟在唱
烈日下的坑洼
我朋友的声音
留 在 分 秒 的 背 后

我 开 车 回 家
被 夏 天 的 雨
和静的光辉照透
被 月 光 照 透

杜　　鹃

一只杜鹃坐在屋子北面的白桦树上鸣啼。它的声音很大，起初我以为是哪位歌剧演员在模仿杜鹃的歌唱。我惊奇地望着杜鹃。它歌唱时尾巴的羽毛就像水泵的手把上下晃动。杜鹃双脚同时奔跳，来回不停地转身，朝不同方向鸣叫。然后起飞，咕咕哝哝地飞过屋顶，在西天消失……夏日衰老着，一切都汇成伤感的喧嚣。子规返回了热带。它在瑞典的逗留结束了。时间不长！杜鹃实际上是扎伊尔的公民……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旅行。但旅行却前来看我。当我今天越来越龟缩于一个角落，当年轮不停扩散，当我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周围发生的事比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多！没有东西可值得惊讶的。这些思想忠实地抬着我，就像苏西和楚马抬着利文斯敦①的僵尸横穿过非洲。

① 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英国探险家。

短诗三首

1

骑士和他的妻子
已石化，但幸福
时 间 外 一 顶
飞 舞 的 棺 盖

2

耶稣举起一枚
提贝略①侧像的硬币
一 座 无 爱 的 头 像
权力在轮换

3

一把流淌的宝剑
消 毁 着 记 忆
小 号 和 佩 带
在 泥 土 中 生 锈

① 提贝略，罗马帝国第二代皇帝，以残忍著称。

像做孩子

像做孩子，一个巨大的羞辱
如麻袋套住脑袋
袋子的眼孔闪耀着阳光
你听见樱桃树的哼吟

但无济于事，那巨大的羞辱
裹住你的脑袋，胸部，膝盖
你的身体偶尔活动
但并不因春天而欢悦

闪光的帽子，就让它蒙住你面孔
并从里面向外张望
海湾处涟漪在无声地拥挤
绿叶让大地变暗

两座城市

海峡两岸：两座城市
一座黑着，被敌人占领
另一座灯火辉煌
闪光的岸催眠着漆黑的岸

我欣喜地游入
波光跳动的昏暗的水域
一阵低沉的圆号涌来
这是朋友的声音：走吧，带上你的墓

光芒涌入

窗外是春天长长的动物
阳光那透明的巨龙
如郊外一辆没有尽头的火车
——我们没看上它的头部

岸边的别墅向两侧移动
像傲慢的螃蟹
太阳使雕塑闪耀

宇宙疯狂的火海
被土化成一段抚摸
清算的时刻到了

夜间旅行

我们脚下是拥挤。火车开动
艾斯多旅馆在抖颤
床头的一杯水
在隧道里闪烁

他梦见自己是斯瓦尔堡的囚徒
地球轰鸣着旋转
闪烁的眼睛越过坚冰
奇迹的美存在

俳 句 诗

一

电力引线
绷在音乐北部
那寒冷的王国

* *

白色的太阳
向死亡的蓝色山冈
孤单地奔跑

* *

必须和优美的草丝
生活在一起
和 地 窖 的 笑 声

*** ***

太阳低垂
我们的影子是巨人。一切
很快是影子

二

一朵朵兰花
油 轮 驶 过
圆月

三

中世纪的城堡
陌生的城市，寒冷的狮身人面
空空的斗兽场

*** ***

树叶低语：
野猪在弹着管风琴
钟声敲响

*** ***

夜 从 东 方
向西方涌来

以月亮的速度

四

一 对 大 蜻 蜓
互相紧紧地勾着
嗖地一声飞过

* *

上帝的亲近
一 扇 锁 着 的 大 门
在鸟声的通道里打开

* *

橡树和月
光和无声的星座
冰 冷 的 大 海

自1860的岛

一

一天，她在码头上洗衣服
海湾的寒流进入她的手臂
进入她的生活

泪水冻结成眼镜
岛从草丛里上升
鲱鱼的旗帜在深处招展

二

一群牛痘追上了他
在他脸上落脚
他躺着，盯着天花板

哦，人怎样向沉寂划去
现在永恒流淌的痕迹
现在永恒流血的斑点

沉　　寂

走吧，他们已被埋葬……
一 朵 云 遮 挡 住 太 阳

饥饿是座
夜间迁移的高楼

卧 室 里 电 梯 的 鼓
用黑棍敲打着内脏

沟中的花朵。鼓乐和沉寂
走吧，他们已被埋葬……

大 西 洋 黑 色 的 深 底
让银子在桌上成群地活着

仲　　冬

一道蓝光
从我衣服里流出
仲冬
丁当作响的冰铃鼓
我闭上眼睛
有一个无声的世界
有一道缝隙
那里死者
被偷运过界线

1844年的速写

威廉·特纳的脸被天气弄成棕色
他的画架支在飞溅的浪中

我们跟随银绿色的电缆走入深底
他　水走出椭园的地狱

一列火车开入
雨，雨在我们头顶上行走

跋一

取道斯德哥尔摩

王家新

记得在编写出《九十年代诗歌记事》后，一位诗人朋友在肯定了这个记载着一代中国诗人近十年来写作历程的编年式文献后，在电话中建议我能否把这些年来的诗歌翻译情况也加进去，这个建议颇出乎意外，但我马上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正是我们应该去做而尚未去做的一切。是的，这才是我们所真实经历的文学的历史。无论承认与否，我想几乎在每个中国现代诗人的写作生涯中都包含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对翻译诗的倾心阅读；同样，无论我们注意与否，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一直在起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比写作更重要的作用：它已在暗中构成了这种写作史中的一个“潜文本”。

而在这样一份有待提出来的名单中，有一位正是瑞典现代杰出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及瑞典诗歌翻译家、汉语诗人李笠。我相信像《黑色的山》这样的译作最初在八十年代发表出来时，一定吸引过远远不止我一人的注意和喜爱：

汽车驶入又一道盘山公路，摆脱了山的阴影
　朝着太阳向山顶爬去
我们在车内拥挤。独裁者的头像也被裹在

报纸里。一只酒瓶从一张嘴传向另一张嘴
死亡胎记用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
山顶上，蓝色的海追赶着天空

这是一首瑞典诗，还是一首现代汉语诗？我只能说这是一首精湛、透明、富有层次感、可以让我一读再读的好诗：特朗斯特罗姆为它提供了一种奇异的生成方式，而李笠为它提供了语言（汉语）的节奏和质感。不错，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读了这样的译作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诗同样可以是在翻译中找到或“生产”出来的东西。拙劣的翻译在这里不去谈它。一首诗，在另一种语言里，在另一位优秀的翻译家那里，完全可以达到一种再生——有的甚至是一种比原作更耀眼的再生。

所以，问题只在于谁来翻译，以及怎样对待翻译。诗歌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或意义传达，诗歌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这不仅是写作的前提，也同样是翻译的前提。甚至，有时在翻译中比在一般的写作中我们会更深切地体认到这个前提，因为翻译才是两种语言的交锋、互映，而在这种相遇中，它比其它的写作行为更能唤醒我们对自身语言的意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需要翻译并不仅仅是为了读到几首好诗，在根本上如本雅明所说，乃是为了“通过外语来拓宽拓深自己的语言”。在《翻译家的任务》（乔向东译）中，本雅明这样说到：“更确切地说，因为纯语言的缘故，翻译建立在对自身语言考验的基础上。翻译家的任务在于从自己的语言中将受困于另外一种语言魔咒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在再创造中将囚禁于一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因为纯语言的缘故，他得从自己语

言衰败的藩篱中突围出来。路德、沃斯、荷尔德林和乔治已经拓宽了德语的界域。”

我想这恰好正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几代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和诗歌翻译家们所梦想达到的境界，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不懈努力，现代汉语的界域在不断拓宽和更新，现代汉语所包含的语言的可能性在不断呈现。这里，我不拟全面评介李笠的翻译，但我想他起码正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翻译的。早在十五六年前，李笠已开始了对特朗斯特罗姆的翻译，从北京到瑞典，在陆续译完了诗人的全部作品后，又回过头来对其译作进行了修订甚至重译。而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更精确地接近原作，更是因为“纯语言的缘故”，一如本雅明所说。如果把他的一些诗的初译和重译相对照，我们便可以想象出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翻译家来：一方面，他“密切注视着原著语言的成熟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在切身经历着“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为了语言的纯粹质地和强度，为了最终从他的翻译中透出汉语本身的光亮。在《黑色的山》这首译作中，是瑞典的山和海在闪耀吗？不，是一种已被提纯的汉语，是汉语之光在照耀原作。

正是以这样的翻译，李笠和他的翻译界优秀前辈一样，加入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历史之中并对之做出了贡献。的确，翻译不是创作，然而它对一种语言的写作史的意义并不亚于许多写作。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中国现代新诗不到百年的历史中，许多诗歌翻译家对它的建设性贡献其实是远远大于许多诗人的。不妨举例说，一个诗歌翻译家戴望舒要胜于那时的一万个左翼诗人，而作为洛尔迦诗歌的译者的戴望舒，其对后来诗人尤其是对自早期北岛以来的诗人的影响，也远

远超过了作为诗人的戴望舒。这样讲，是因为借助于对洛尔迦诗歌的翻译，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的质地、魅力和音乐性才有可能出乎意料地敞开自身，我们甚至可以说，汉语在戴望舒翻译洛尔迦时几乎被重新发明了一次！是的，翻译不是创作，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译作出现，汉语诗歌的写作才有可能摆脱自身的局限和语言惯性，并被诗人们提升到一个新的维度。

这里，我一再使用了“现代汉语诗歌”这个概念。我当然注意到这类“说法”近些年来在诗歌界的广泛使用，它或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及诗学意识的觉醒，或是仅仅被作为某种文化策略。然而，无论别人怎样，我不想盲目、空洞地使用这类概念，正如我不想抽象、静止、封闭地来设定语言尤其是像现代汉语这样一种“新生语言”的本质。这么说吧，我宁愿把现代汉语视为一种历史的话语实践，或一种对文化再生的伟大想象。无论如何，它没有一种先天、既定的本质需要我们来固守，它要求的只是不断地拓展、吸收、转化和创造。我想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谈翻译的。近些年来，在中国文坛上，似乎对“翻译体”的嘲笑已成为风气，“与西方接轨”也被作为一种罪名扣在一些诗人的头上；然而“翻译体”又有什么不好，多少年来正是它在拓展并更新着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而“接轨”也并非为了成为别人的附庸，相反，如同历史已表明的那样，这恰恰是现代汉语诗歌壮大、成就自身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我们有时是需要“取道”斯德哥尔摩或都柏林或彼得堡才能回到我们所热爱的汉语深处的。诗歌创造——现代汉语诗歌的创造，正是这样一种为那些热衷于文化政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事业。

大概在十五六年前吧，我从南方移居到北京。我开始希望从我的诗歌语言中透出一种能和北方的严酷、广阔、寒冷相呼应的明亮。这时我认识了李笠。我从他那里不断读到特朗斯特罗姆。也许其他诗人特别倾心于像“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这类典型的特朗斯特罗姆式的诗句并从中受到启发，而我只选定了他的几首短诗读来读去，其中就有这首《黑色的山》（不过那时我读到的是这首诗的初译，它的语言还不像现在这样纯粹、干净）。然后是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到了大连。我乘车行驶在寒冷而明亮的滨海山坡上，汽车沿着盘山公路上上下下，而我被一种言词的光明所深深陶醉，我感到自己正从阴郁的过去出来——言说光明的时刻到了！而同时，仿佛有一道影子掠来，有一首诗再次找到了我——我相信正是这首《黑色的山》，哪怕当时我可能对此并不自觉。于是我写下了我的《光明》：

一个从深谷里出来
把车开上滨海盘山公路的人
怎不惊讶于
一个又一个海湾的光亮？
（那光亮一直抵及到山间松林的黑暗里
刀一样，在脑海里
留下刻痕）
又一个拐弯，一瞬间
山深入海
海进入群山
又一道峡谷，汽车向下

再向下，进入
悬壁巨大的阴影
（车内暗起来）
然后，一个左拐弯！永远
那车在爬一个无限伸展的斜坡
永远，那海湾扑来的光亮
使我忆起了一些词语
和对整个世界的爱

一首“向什么什么致敬”的诗就摆在这里，用不着我再多说。它虽然是一首并不成熟的早期之作，但在今天，在经过了风雪雨霜的十多年后，我愿把它献给我亲爱的朋友李笠，并以此来祝贺《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的出版。

2001.1.20

跋二

杜鹃侵巢的仪式

陈东东

当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经过翻译而丧失的部分……”的时候，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在也许拒绝诗被翻译的同时，却已经代表诗人——在将一件诗作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交易中作为出产商的诗人——赋予了翻译家改装其产品的权利。既然另一种语言的读者不可能通过原文去感受原作者提供的那被称做“诗”的东西，让他们去感受原作者提供的“诗”，就成了翻译家担当的任务。然而，“诗”又是不能被“翻译”的，那么翻译家在翻译一首诗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不仅是“翻译”了——翻译家还得依据原作者提供的“诗”，用另一种语言去写出新“诗”。被翻译家写出的那首新诗，大概只约等于原作者的那首诗，大概只相当于一棵白杨树的水中倒影，它对于那个原作者也许有意义，其实已没什么意义，就像岸上的白杨树无法在乎水波对其形象的歪曲。

翻译诗的意义，在于能够从中感受其“诗”的另一种语言的读者，在于用另一种语言创造出翻译“诗”的翻译家，在于用以翻译的另一种语言的文学及其传统。站在那另一种语言的文学及其传统的立场上，也不妨说，那个总是担心他的“诗”未能被忠实翻译的原作者，他的文学背景，特别是他用母语写下的诗，是不重要的。在翻译文学、特别是翻译诗的活动中，真

正重要的当然是那个翻译家和被他翻译过来的诗，是那个被翻译家用另一种语言塑造的另一个诗人。套用维特根斯坦有关世界之神秘的那句名言——对于一个翻译诗的读者，值得探究的不是这首诗（和它的作者）原先是怎样的，而是它现在是这样的。那陌生的诗人和他的诗被翻译家带入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学及其传统，他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必要吗？当一个翻译家选择这样一个诗人而不是那样一个诗人，选择这个诗人的这一首诗而不是那一首诗，用做以另一种语言底片感光世界的取景对象，是必须还是必然？——轮换着运用汉语和瑞典语写作的李笠，在出版了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选《绿树和天空》以后十年，又把这个瑞典人的全部诗作译成现代汉语的篇章，他呈现和强调了哪一种写作？

在现代中国，翻译文学，特别是翻译诗，其实是一种主要并不针对普通读者的写作，它所针对的，是以翻译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进入的我们的语言、诗人：那些在挑剔程序上，而不是在热情程序上更为合格的读者。正是在这些仿佛更专业的读者、写作者读者面前，翻译文学和翻译诗看上去才像一面对照的镜子——每一个被翻译过来的作家和诗人，也可以说每一个翻译了这些作家和诗人的翻译家，都充当着“作家的作家”或“诗人的诗人”的角色；就像每一个对写作本身有所贡献的作家或诗人，都会是我们语言和文学里的“作家的作家”和“诗人的诗人”。虽然，由外语作家或诗人（——由翻译家）来充当我们语言和文学中的“作家的作家”或“诗人的诗人”，总是会带来莫名的不安；在不满百年的现代汉语写作历史上，这种不安甚至焦虑，是以虚弱的固执去抗拒而不是接纳翻译；但正好是翻译为现代汉语的写作输血，再输血——现代汉语的写作

得以存活至今，并日益健壮，正由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之心没有排斥翻译之血，而是已经（尽管仿佛不情愿地）把翻译也接纳进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诗歌生命体。

实际上，如我在《特隆故事后记》里提及的，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生命体里，那个由翻译家带来的“作家的作家”或“诗人的诗人”的写作是现在进行时的——翻译文学和翻译诗也正是现代汉语的文学和诗歌，一种写作，一种创造，而不是我们文学和诗歌之对照，用来反向（反像）地映出写作的所谓镜鉴。如此，翻译的意义也不过是写作的意义。作为翻译家的李笠代表特朗斯特罗姆，不，以另一个特朗斯特罗姆，现代汉语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身份加入我们诗歌写作的圆桌会议，他，这个“作家的作家”、“诗人的诗人”，就并不会是高悬于大厅的水晶吊灯或俯瞰的偶像。他只能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以翻译的方式写下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全部诗篇，跟每一部刚写好的作品一样，也首先是一片“半完成的天空”（在抵达读者之前，哪一部作品不是半完成的呢？）。它需要被读者诗人们，尤其是译者诗人李笠自己去发现又发现。发现的结果是它的完成——完成的并非特朗斯特罗姆，完成的是一次现代汉语的诗歌写作。

我第一次读到特朗斯特罗姆 / 李笠，是在1985年盛夏，在上海开往成都的特快列车的硬卧车厢里——在一个月台上，我意外地买到了刊载那首诗的某期《外国文艺》——

> 淙淙、淙淙的流水　沉闷的声音　古老的催眠。
> 小河淹没了废车堆场，在一个个面具背后
> 闪烁。

我紧紧抓住桥的栏杆。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

我初读时的情境契合着这首诗的不安：火车行驶在一座无名的铁路桥上，钢铁栅栏的阴影排队掠过诗的空白，桥下的河流已近乎干涸。这种契合取消了乘火车旅行的无聊，并给出一种阅读的寒意——当前境遇的即兴诗篇，怎么可能是遥远国度里一个诗人在十几年前预先写就的呢？而它的诗：《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则赋予了铁道线上的寻常景象一种莫须有的黯然。说那种黯然是莫须有的，因为我猜想，或许只有在当代的汉语语境里，“1966”这样一串阿拉伯数字（它们由印度而世界，也早已成为汉字书写的一部分）才会真正唤起刻骨铭心的记忆，才会真正有揭开伤疤的历史之痛，那也仍然是当前之痛。那么，特朗斯特罗姆这首一共五行的短诗被李笠译过来之后，一定已有了重大的改变——它也丧失了它的瑞典语之“诗”，但却因为被成功改装而获得了新鲜的现代汉语之“诗”，并且，我相信（尽管我不知晓它投生所来自的那个瑞典语前世），李笠的这首现代汉语之“诗”远远大于了特朗斯特罗姆的那首瑞典语之“诗”。诗篇的这种变化，要由翻译的读者来完成，而造成如此戏剧性变化的，在这首五行诗里，却是翻译中完全等同于原作的那部分。“1966”这个数字，这个在两种语言的书写中通用的词，从各自的历史积淀的意义却大相径庭。正是这个出现于诗题的数字，它在现代汉语里的历史重量，变成了这首译诗的重量。这是李笠在翻译的时候不曾料到的吗？在西驶的列车上，我却倾向于认为这是李笠刻意的选择。李笠也一定敏感于“1966”这个会让人触及

文革歇斯底里和幻灭的数字，他译写这首五行短诗，难道并没有鲁迅所谓“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意味吗？这首由冰雪融化而生流逝和漂浮之感的短诗里的“沉闷的声音”，“古老的催眠”，“面具”和“一只驶过死亡的巨大的铁鸟”，真的是关于可疑的解冻，而不是关于“1966”的吗？——这就是我初读时感到的寒意，正是这种寒意，令这首诗契合了我在那个盛夏闷热的火车车厢里读诗的时光。

以后，李笠修改了他的这首译诗。现在，“淙淙、淙淙的”成了“奔腾，奔腾的”，“沉闷的声音”成了“流水轰响”，“死亡的巨大的铁鸟”成了“死亡的大铁鸟”，如果这种对于诗句来说是重大的改变能让这首诗更成为一首现代汉诗，它是否就更不忠实于特朗斯特罗姆的原作了呢？但忠实对翻译诗而言其实是无谓的，谁又会相信一种诗歌语言和另一种诗歌语言的各种要素是一一对等的呢？当你意识到诗歌翻译也不过是一种诗歌写作的时候，对翻译的要求也就不过是对写作的要求了。而作为读者，面对这首诗的前后两个版本，我固执于我的先入之见。不过，要紧的是，它对我将它误读的鼓励是前后一贯的。依靠对它的巧妙误读，它才成为李笠的特朗斯特罗姆的一首诗。

而误读却不是误读，因为不存在一个阅读的标准答案。有成效的写作也只能规定阅读的大致方向，有成效的翻译（作为一种写作），一样只规定了阅读的大概。也许，翻译跟阅读的关系微妙：当翻译是一种写作，它必先是一种阅读，正如阅读从来是一种翻译。翻译——哪怕是翻译诗——对原作的阅读，不仅不允许有误，而且必须去“贴服”，如此，翻译才可能取“信”于对它的阅读。然而这仅是理论和说法；同样作为理论

和说法，并且，在事实上——由于是一种写作，翻译就无不是阅读的偏颇。不过，如果因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背离原作，从而也像阅读一样并无所谓误译的话，翻译却还是有一个写作的标准。对于不能被翻译的“诗”而言，更只能以写作的标准来衡量翻译“诗”。李笠对特朗斯特罗姆的翻译给予我的最初印象，就正是作为翻译的写作。现在，在读到特朗斯特罗姆／李笠那首短诗之后十五年，我得以读到他全部的诗作，一本由162首诗组成的诗集，它向我呈现和强调的，也仍然是作为翻译的写作。

作为翻译的写作，它并不朝向通常所见的那种“编译”（林琴南为那种“编译”树立过典型），尽管翻译正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去重新编排。作为翻译的写作，它醒悟于为什么翻译，并且以为什么写作回答着为什么翻译。这种“醒悟”，像这本诗集里第一首诗（《序曲》）的第一个句子，“是梦中往外跳伞”：在一种翻译的朦胧中，在一种也许仍然固执于忠实甚至“贴服”的译述中，翻译者的写作溢出他那只“借”自“别人的酒杯”，从而“浇”向“自己的块垒”。已经提到过的“1966”仍然是一个值得再次利用的例子——在所谓翻译得最为忠实，“贴服”得原封不动的部分，翻译（在此正不妨将它理解为阅读）也已经迈向了写作。在另一首一样以年月为题的六行短诗《自1979年3月》里，李笠以翻译如此写道：

厌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触到雪地里鹿蹄的痕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我并不认为，在这首意味深长地区别词和语言的诗里，没有李笠的“厌烦”和他已经“触到”的东西。当这首关乎写作的诗是一首翻译诗的时候，它也是关乎作为翻译的写作的。翻译并不是曾被认定的用一个同义词去对等于外语里的那个词，它是写作——作为翻译的写作，是用另一种语言去说出。这首诗并没有对这样的不同加以区别吗？特朗斯特罗姆的瑞典语诗篇对站在汉语立场上的李笠而言，是“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的“白雪覆盖的岛屿”，走向它，用现代汉语去翻译它，那“雪地里的鹿蹄的痕迹”，是李笠“触到”的“语言而不是词”，是作为翻译的写作而不是忠实的“贴服”。

但却正是从“词”，从仿佛忠实和“贴服”的阅读中，翻译家找到了自己“语言”之旅的出发点。翻译家的阅读——像由李笠译述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一篇受奖答谢辞里所说的那样——“……在我这里开始了一种进程。我被抛向某个方向，自己继续飞行。”在对所读的诗篇给予充分的“词”的肯定以后，翻译家倾向于一种“语言”的否定。于是，翻译家动手去拆卸他阅读的那首诗的每一个“词”，那个已经凝炼成诗的“词”装置。这次拆卸是更深入的阅读，从感受、解释、分析和批评……直到“厌烦”，然后，翻译家得以从阅读进入写作——在此，不妨学舌般地“翻译”巴赫金的描述——翻译家的“语言”直率地凝视对方那“词”的面孔，通过对方模糊地、渐渐清晰地体认着自己，意识到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和“语言”的局限性……用另一套符码——他自己的“语言”，翻译家把一首原作改装成了

“新”诗。

这种过程，或更生动的“进程”，被特朗斯特罗姆／李笠一再重演，一再重演……终于，在《晨鸟》这首诗的最后一节，他发出了感叹：

太妙了，在抽缩之际
我感受我的诗如何生长
它在生长。它占据我的位置
它把我推到一旁
它把我扔出巢穴
诗已完成

在谈论诗歌翻译的上下文里，这个杜鹃侵巢的仪式也仿佛作为翻译的写作驱逐原作的仪式。也许，翻译诗就应该是这样的杜鹃——它要想成为被翻译家带入的那种语言的文学及其传统里一首有意义的“新”诗，就必须对原作忘恩负义。然而，赞许和欣喜地（“太妙了”）描绘如此这般的侵巢仪式，表明的其实是诗人和翻译家扮演不得不让位给诗歌的雀形目鸟类的自觉。像特朗斯特罗姆／李笠在《七二年十二月晚》这首诗里暗示的，诗人和翻译家，不过是“受雇于”诗这种“伟大的记忆”的“隐形人”。写作即写作者参与着将自己抛出自我之巢穴，——被确立和确认的，被一眼就认出的，只能是诗。

2000.11.30